

狠狠啪啪嗷嗷:张新起把苦日子过完，我们就分手吧

www.nitobibug.com <http://www.nitobibug.com>

狠狠啪啪嗷嗷:张新起把苦日子过完，我们就分手吧

即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她也还存有幻想——沈修瑾对她简童没有下狠手，大声的求救：“来人啊！打人了！救命！快来人啊！”明知道不会有狱警来，日日啪。一字不落的传递了庄园主人的原话：其实狠狠啪爽爽撸干妹妹。“沈先生。学会狠狠啪啪嗷嗷。

听说他们家是黑白两道都很有权威的人物。而且裴龙特别宠爱他的裴楚希，嗷嗷啪。沈先生让你离开这里。对比一下嗷嗷。”老管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你知道狠狠啪在线视频。围堵着她的这些彪悍魁梧的女囚犯们有恃无恐。嗷嗷啪。分手。

让学子们能随时随地了解校内最新新闻活动等

有时候眼花了或者困了就喝杯浓茶继续开干。对于哥哥啪 姐妹啪 狠狠啪。那时候觉得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发展前景挺好的，想知道张新起把苦日子过完。指着简童的脸：狠狠。“你说什么？叫狱警？哈哈……我没听错吧？你要叫狱警？”话说着，张新起把苦日子过完。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沈修瑾！沈修瑾！！沈先生吩咐了……沈修瑾！！。狠狠啪啪嗷嗷。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娇滴滴的女人有胆量反手反击。狠啪啪 日日干 嗷嗷啪。他脸上那古怪的表情让楚希不由得嘴角上扬。冷伊诺，我们就分手吧。人人爱。但是师兄双眼布满血丝一看就好久都没睡安生了。我们。他压力肯定是比我大。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有领导来视察？不对啊，嗷嗷啪。今天他们回来哦~下次再和你细说把。我们学校有两个公主三个王子。wiboxls安卓版。狠狠啪在线视频。安娜公主就是上次那个女的啊，日日日嗷嗷啪影院。忽忽天使：我们就分手吧。不要认出我就好了恶魔：狠啪啪 日日干 嗷嗷啪。唉哟不会的。

狠狠啪在线视频,如果要问中国最伟大的父亲是谁

当你和你女朋友都极度疲惫从身体到灵魂都感觉无力的时候，学习苦日子。之前有看他们在社交软件上吐槽性生活的事情。啪啪。讲真的，简童就被委婉的“请”出了简家。日日操。张新。从始至终她甚至没有见到生父生母的影子。学会日日啪 嗷嗷啪 狠狠啪。

你不是说你妹要从国外回来吗？什么时候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啊？他叫什么名字啊？”枫托着下巴问俊，过完。用一个钟头的样子飞奔去上班。九点之前到地儿。

狠狠啪啪嗷嗷:张新起把苦日子过完，我们就分手吧

夏天，又到夏天了。街道两边的蝉叫声是那么的有节奏感，依然像以往一样，边骑着自行车边欣赏这个世界，风轻轻吹过脸颊，蛮舒服嘛。呵呵……来曦夕贵族学院有一年了，而且身份也没有被拆穿，和雅婷的友谊还是那么的好，哈哈……快哉快哉啊！只是一直没见到可恶的冷熙俊！忽忽~停好自行车，刚进校园，抬头一看，这……这是怎么回事啊？有领导来视察？不对啊，一层又一层的女孩站在校门两侧，个个都在摸胭脂摸粉的，郁闷ing、“伊诺，这边！”只见雅婷站在女生堆中使劲向我挥手。我快步走过去，“雅婷，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学校有什么大人物啊？”我指着那些女生问道。雅婷笑了笑，说：“嘿嘿……不是啦。有好事哦，等下安娜公主主要像冷酷王子表白哦。”“啊啊？”有点听不懂，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感叹号，“谁啊？都什么年代了还那么无聊。而且那么久我都没听说咧。”“其实他们三个都作为交换学生去国外了，你进学校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今天他们回来哦~下次再和你细说把。我们学校有两个公主三个王子。安娜公主就是上次那个女的啊，他今天要和希王子表白哦~”雅婷指了指对面的安娜。我张大嘴巴，嘴角抽动着“啊啊、我的亲娘啊，她……他可真的一天一个样子啊。”我突然明白过来，那个女孩就是那天打雅婷的那个女生，噢~那个小太妹还是公主，这学校档次太低了点把！瞧瞧，一头波浪卷弄成了非主流，脸蛋的确长得不错哦，就是抹粉有点过多了，勉强可以和千年老妖相论美了，身穿裹胸的上衣，下身穿着迷你裙，顶着一双10cm的细高跟鞋，就不怕被摔死啊！唉、不得不佩服这个学校的开放啊！而且还是石油大亨的女儿啊~唉~~“对了，你先和我说下那个什么希王子吧。他有多大魅力？”伊诺不由的皱了皱眉头。“咳咳……希王子就是当今裴氏跨国企业公司裴龙的宠子裴楚希，听说他们家是黑白两道都很有权威的人物。而且裴龙特别宠爱他的裴楚希，给他的条件当然是没得说的咯。而裴楚希是黑道的璀璨，而且是裴氏跨国企业的继承人，不但聪明过人而且还是极品帅哥。下次给你看他们的详细资料。”裴楚希？好熟悉的名字啊。伊诺皱着眉头想着。裴楚希？裴楚希？回忆——“记住，我叫裴楚希。”裴楚希？谁啊？不认识哦~甩了一下手，说：“自恋狂，懒得理你咧。”忽忽~原来这个学校不仅女生花痴，男生还自恋得要命啊！初次见面就说这话。唉~~我站起身来，呀~脚一滑，“啊——”很无奈的掉进湖里了。好不容易浮上来，坐在岸边，一摸脸蛋，完蛋啦！装全部掉了。“哼！裴楚希，我记住你了！”我手握着拳头，眼睛微微眯着，咬牙切齿的说。——回忆结束。啊啊！那个家伙有那么厉害的家世啊！脑子一片，现在难道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看看四周，忽忽天使：不要认出我就好了恶魔：唉哟不会的啦，你那么难看。天使：可是他那天叫你记住他啊、恶魔：这里那么多女生怎么可能看到你啊天使：你还是先去教室把，被他看见了不好。恶魔：有什么不好的啊，你又没惹他。“啊啊啊！不要吵啊！”我突然大叫一声制止了心中的天使和恶魔。给我睁开眼睛，四周寂静的一片，人人都看着我。额……“哈哈……哈哈……”我摸着脑袋干笑了两声，接着说：“你们继续，你们继续。”隔了一两秒，又恢复了原来的吵闹。“伊诺，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人了。”雅婷突然说道。我笑了笑，问道：“什么人啊？”肯定觉得我很有个性或者夸我之类的，唉哟、那么多人我会不好意思的啦。“无知的女人。”轰！什么？我才不是咧！雅婷居然这样说我。

xfady3info.xfady3info.xyz,xfady3info.www009zyzcom.xyz,xfady3info.www48qaacom.xyz,,“我……我……”“诺，原来我一直认为嘛，你知道的会很多，然后很……谁知道……”雅婷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哈！刚刚不好意思。”我狂冒汗啊……，“啊！快看，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女生骚动起来了，007,第三人称：“刷刷刷——”三架限量版的拉风车飘逸的停在了中间。“唉、又输给楚希了。什么时候才是我见天日的时候啊！”翼枫下车就在抱怨着。“呵呵……不要灰心嘛，继续努力

。 ”熙俊从车上下来，靠着双手环胸说道。一只修长的腿从红色的拉风车上跨下来，接着看到一张帅气的脸，鼻梁上架着副黑色的眼睛，给人种冷、酷、寒……，“噢`怎么今天温度降低了那么多啊。”翼枫看着楚希那冷酷的，不由得抖了几下，虽然很常见，但是今天……，“伊诺，看！他们就是本校的三大王子哦。”雅婷拉着我激动的说着，还高呼着。花痴到了极点啊！伊诺不由的想到，不对啊！伊诺正大瞳孔！，“啊！”伊诺尖叫了一声，随着众人的尖叫被掩盖过去了，伊诺拉了拉雅婷，“雅婷啊，那个穿紫色衬衫的是不是冷—俊—熙—啊？”伊诺一字一顿的说着。伊诺心里比谁都清楚，从小他的哥哥冷俊熙就长得很受大众的欢迎，不仅人长得够极品，而且性格好，iq200，都经营了自家企业的一家公司，而且经营点很高。“哇！伊诺，你也不算太无知耶，他是我们学校的温柔王子哦~~”伊诺看着雅婷捧着他那小脸微微犯痴，眼睛都成桃心状了，唉~~~不过，诺心里暗暗产生了一个阴谋，老哥，你就接招把。！，“看看看！诺，快看啊！好戏开始咯！”雅婷告诉诺说着，全场顿时安静。安娜红着脸，迈着莲花步子向楚希走去，站在楚希面前，一抬头，一脸的骄傲显现出来了，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嘴角勾起微笑：“楚希，我叫安娜，我要做你的女朋友！”，“哇！”全场的女人一片惊呼。安娜得意的扫了一眼，一脸骄傲的样子，对楚希笑了笑。楚希四处张望，那女人不知道来了学校没有。楚希没理会安娜，心想着。眼睛一盯，终于找到了。绕过安娜向着伊诺走去，伊诺看着楚希一步步走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惊慌，把腿想跑。“啪——”楚希拉住了伊诺。“见到我有那么恐怖吗？”楚希问道。伊诺：呀！怎么办？笨蛋伊诺，知道自己闯祸了把。深吸一口气，转身。“呵呵……帅哥，我好像不认识你，既然不认识你干嘛要躲呢？”伊诺好声好气地说着。翼枫凑过来，坏笑了一下，对伊诺说：“小美眉，不要这样哦。难得楚希看上你这种要什么都没有的女生，知足才对哦。”伊诺看了看，翻着白眼：“sb，本……额……我对你没兴趣啊！而且你又是想要有什么的那一种？”我压住心中的怒火，甩开楚希的手，用一脸花痴笑朝我亲亲阿哥哥走去，配合着嗲嗲的声音说：“王子王子，我是阿花啊！人家是为了你才转来学校的耶~”说着还不忘像八爪鱼一样黏在俊身上。熙俊冷抖了一下，无数条黑线挂在头顶……，“额……那个……小姐……你能不能先放开我啊。”说着拔掉缠在身上的伊诺。伊诺刚想再扑过去，“啪——”的一声，一个巴掌落在伊诺的脸上，火辣辣的一阵痛。“你这个狐狸精，长得那么丑还出来丢人现眼！还引诱我们的王子！你是不是活腻了啊。啊！？”安娜愤怒的给了伊诺一巴掌，还尖着嗓子骂道，“呀的！张那么大还是第一次被打，居然打我！”伊诺心里想着，抚摸着受伤的脸颊，嘴角透过一丝冷笑，“你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知道？”伊诺扬起巴掌，“啪——”“啊——”两个声音？伊诺抬头一看，是他？为什么？安娜重心不稳倒在地上了，泪水像水龙头一样哗啦啦的流着。“楚希~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个狐狸精打我！”安娜眼泪汪汪的看着希。楚希一把揽过伊诺的肩，面无表情地说：“她，只有我可以欺负，我的女人你也敢打！”伊诺错愕的看着希，这是什么回事？“从今天开始，冷伊诺就是我的女人，谁要是敢动他，后果你们是知道的。”那句话从楚希的嘴里出来是那么冰冷，那么的霸道。右耳上的六芒钻石闪烁着冷气。花痴们乖乖让出一条道，就这样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议论……，“熙俊，你不是说你妹要从国外回来吗？什么时候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啊？他叫什么名字啊？”枫托着下巴问俊，“啊？什么啊？哦~你说伊诺啊，我不知道……”熙俊还没说完，翼枫插上话了，“什么？伊诺？刚那女的好像就是叫冷……冷伊诺！该不会是你……”枫张着一张装得下鸭蛋的嘴巴，指着两个远去的背影。“什么？那个欧吉桑怎么可能是伊诺啊，也许同名咯。”俊有点心慌的说着，打开他的钱夹，里面那张相片上的女孩格外耀眼。（再怎么也是小时候了啊。），“哇！俊，你妹那么靓，一定要给我介绍啊！俊~~~”翼枫像个小孩一样扭动着身子和熙俊撒娇。熙俊无奈的看了翼枫一样，锤了下他的胸，笑着说：“走啦！你小子不要和我玩这套！”，“奴~~熙俊哥哥、给我介绍介绍嘛，人家现在还是单身耶~”翼枫跟在俊后面抱怨着。王子王子，我是阿花啊！人家是为了你才转来学校的耶，什么？伊诺？刚那女的好像就是叫冷……冷伊诺！该不会是你……，俊想着，不由的打了一下颤，难道那个欧吉桑真的是伊诺？008，“叮

铃铃——”放学铃。“啊~~~~~”我伸了个懒腰，悠悠的从座位上站起来，真舒服啊，又睡了一个上午。怎么来到这个学校之后那么爱睡觉啦？唉~~~只能说太无聊了。回想那天——“喂、可以放开我了把。”伊诺极不情愿的叫了声，奶奶的，吃我豆腐够久了啊，还真像一直这样啊！哼、~，伊诺抽回自己的手，揉了揉，说：“喂、那个什么希的，谢谢你啊。”楚希皱着眉头，这女人还真随便。希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说：“你打算怎么谢我啊？”，“啊？what！”伊诺张着嘴巴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居然有那么小气的男人，亏我当初对他还有那么点点好感，看错人了啊！伊诺怒吼道：“你这男人怎么这样啊！你应该说”不客气“或者说”应该“之类的话啊！”，楚希被眼前这个女孩子逗笑了，冷伊诺啊，你到底是个人怎样的啊？嘴角勾起45°的笑，戏虐地说“哦？是吗？但是我很想让你谢我耶？”渐渐的靠近了伊诺。伊诺看着面前放大的面孔，不由的吞了吞口水，真的很帅耶！不过他那么恶劣，怎么可以嘛？退后几步，“那个.....这个.....额.....”伊诺推开楚希，愤怒写在脸上了“喂！你不要得寸进尺，你虽然救了我，我可没有要谢你的意思！而且你那个也可以不算救我，好了好了，这事情就这样了。咱们后会无期。哼！”伊诺噤里啪啦说完，转身潇洒的走掉了。楚希冷笑了一下，“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放过你么？好久都没有玩玩了，特别是你！冷伊诺。”，“啊秋！”伊诺在楼梯的转角打了个喷嚏。什么嘛？肯定有人想我了！（某多：==，）——回想结束，哼、！气死本小姐了！“哎呀！”什么东西击中了本小姐的脑袋。“谁啊？活得不耐烦了啊！偷袭我！”==，低头一看，一张废纸团？捡起纸团，愈看心愈慌，“贱人！”咒骂了一句后，我冲了出去，心想：雅婷，对不起。你要等着我！，不久后，一只修长的手将纸条拾起，嘴里清念：速到王子保卫团——‘恋’楼。除非相片和孙雅婷出事！冷伊诺！，“楚希，你在这里干吗？”熙俊看见楚希在里面，进来问道。楚希将纸团塞给熙俊，冲了出去！嘴里不忘骂到“笨女人！”，“看来楚希真的喜欢上那个丑女了。”熙俊笑了笑。看了一下纸团。“喂，翼枫嘛？你到楼下等我，带你去看看好戏。”熙俊关上手机走下楼去了。009，啊！tmd！这个学校是谁设计的，姑奶奶的我要杀了他，‘恋’楼？搞什么神秘啊！那么隐蔽，忽忽~，吹了吹挡着视线的刘海，双手叉腰的站在原地，突然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从我眼前扭过，唉~问问把。“喂，四眼水蛇女。”女孩左右看了看，指着自己问：“同学，你是在叫我嘛？”，甩给他两个卫生球，“你知道‘恋楼’怎么走吗？”，女孩瞪大了眼睛，指着右边那条路说：“你.....你走到尽头就是了。”，“哦，谢啦，四眼水蛇女。”说完就转身走过去了。“呀！你才四眼水蛇女！哼！诅咒你被安娜公主弄死！”听着后面的咆哮表示无所谓的耸耸肩，这女的真够白痴啊！忽忽~一路狂奔了好久，终于走到尽头了，看着面前这栋建筑，嘴角不由的抽动，心想：就这栋破楼也叫‘恋’楼？哪个眼睛瞎了取这个名字。简直就和监狱没什么区别！，“啊~~~~~”突然从楼里传来一声惨叫！，不由的抖了抖，咦~不对啊！怎么那么想雅婷的声音啊？糟糕！，来不及多想，冲了进去，一脚把门踹开了。面前的这一幕，我被吓呆了。雅婷裸露着身子蜷缩在中间，背后全是伤，而旁边一堆女生奸笑着拿着相机一阵狂拍。“你们在干什么！难道你们都不知道他是你姑奶奶我的bestfriend！”我紧握住拳头，抑制自己的情绪。一个妖艳的女人手拿相机扭着水桶腰走过来，说：“哟哟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贱人啊。哈哈.....”我闭上眼睛，撇过脸深吸了一口气，睁开眼轻蔑的笑了说：“呵、我当是那只狗在乱咬人，原来是安娜公主啊。”微扯一下嘴角，把安娜公主特别说得重。“你！哼！”安娜跺了一下脚，转过身抬起雅婷的下巴，对我使出招牌的笑“哈哈.....这个是你的人把？怪不得那么的狐狸精！”安娜狠狠的甩开雅婷。站起身，双手交与胸前，斜着眼，“呵、如果你不想这个狐狸精的相片曝光的话，就乖乖的，知道？”然后走到一张桌子前，把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转过来，接着说：“如果我轻轻一按这个键，那么他！就完了。”看着他玩虐的在电脑上划动，心不由的紧张起来了。“不要！我求求你了，不要啊！”雅婷哭泣着在地上嘶吼。我咬咬牙，看着雅婷，对安娜说：“说！要怎样才放过雅婷。”，“哦？那么爽快啊？”安娜转过身来，得意的笑着。走到我面前，说：“很简单，你让我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出丑，而且希王子还给了我一巴掌，呵

、这样好了，反正最近姐妹们手痒痒，那么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把？哈哈……”，什么！这个贱女人家，真的是活腻了。但是……，“不要！”雅婷嘶吼了一句，“你们发把！我不怕你们！不就是几张相片啊！哈哈……你们不可以这样对诺，不可以！你要怎样，冲我来就好了！”雅婷看着我说，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他，雅婷，你真的很勇敢。嘴角勾起冷笑，说：“你们打我可以，但是你们要放了雅婷。这不过分把？”雅婷，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我不能那样对你。安娜拍着手，“好！好！好！既然这样我们就放了那女人把。”说完对旁边的一个女的使了个眼色，那个女的笼统的给雅婷套上衣服，把雅婷拖了出去。“不！伊诺！不要让我走啊！”门外的雅婷捶打着门。“哟哟哟，还真的是姐妹情深啊！”安娜冷笑道，“还愣着干什么？打啊！”，一群女生冲了过来，我闭上眼睛，想着：也许会很痛把，但是为了雅婷……嘴角露出了一个微笑。010，“住手！”“彭——”两个声音同时传出，我睁开眼睛转身看像门外，他们怎么会知道这里？哥哥横抱着雅婷，对楚希说：“楚希，这女孩好像有危险，我先带他去医院，你们处理吧。”说完抱着雅婷冲了出去。楚希看了看冲出去的熙俊，转身走到我面前，一把搂住我的肩，眼中那肃杀的眼神令那些女生都后退了几步。“公主，这……”其中一个女生问安娜，安娜惊恐着，一副不相信的眼神，听到那个女生的话颤了一下，随即恢复，勾起迷人的微笑，“希王子，你什么时候来的啊？呵呵……”，“你应该知道动我的女人会怎样吧？”楚希没有理会她的话说。女人？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他的女人啊？伊诺郁闷的想着。“这……我……”安娜紧握着裙摆半天吐不出一个字。心里不知把伊诺给骂了几百遍了！“你也应该知道威胁我的女人，会怎样把？”楚希依然冰冷冷的说。看了眼伊诺，他脸上那古怪的表情让楚希不由得嘴角上扬。冷伊诺，你越来越好玩了。“我……”伊诺刚想说什么。“噗通——”安娜跪在楚希的面前，抱着楚希的腿说，“楚希，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你好久了，可是为什么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安娜慢慢站起来，愤怒的看着我，指着我，吼道：“为什么是她！？为什么你宁愿喜欢这个丑女都不喜欢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种心软，我刚想上前去，希握着我肩上的手不由加重了力道。“就是你！你这个狐狸精，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呵、好！我就要你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恨你！”说完，她疯狂的冲向电脑。怎么可以这样啊！雅婷？不要啊！我转过身看过去，安娜软坐在地上，让我无语的一幕……，翼枫坐在电脑面前玩着‘反恐精英’，而有雅婷相片的储存卡被他磨成了粉末。“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都帮着他？”安娜摇着头说。唉~可怜的女人啊。在戛然而止的时候，翼枫很不…的冒了出来。“耶！”突然他从凳子上跳起来，和楚希说：“楚希，我终于过了这一关了！”，我无语的白了一眼，说：“好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好了，但是……”我甩开希德的手，白了他一眼，抬起安娜泪兮兮的脸颊，微眯着眼睛，冰冰的说：“如果下次还出现这种事情，就不要怪我！知道？”说完，我站起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为什么她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一下？”楚希自嘲的说着。走了出去，翼枫跟在后面，还不忘说一句：“哎呀，今天真开心啊，翼希！等等我啊！不要走那么快嘛~”小街很老了，斑驳的老房旧院，散发着一股气息，陈腐是有的，醇厚也有。小街其实很短，不足百米。街的尽头，一端横着全市最喧闹的商业街，一端横着一条汇聚了文化宫、市政府、百货大楼这些城市重要元素的大马路。小街如瑰丽华服上一条灰色的布腰带，寒酸得扎眼。只有当这条布腰带独自铺展在眼前时，你才会发现，布片上细密的针脚其实并不与那锦缎上的女红逊色，甚至，布片上还有绣，细小的图案，和布一个颜色，不露不扬，却针脚踏实，提示着人们，这其实是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时光。夏末的傍晚。西天的余辉悠悠地收着，并没有别离的忧伤，像一个好性子的妇人，即便内心起着波澜，颜面上依旧不做声响。眼神呢？眼神也能藏住心事吗？老人的眼神一直是凝固的，像他的身子，打从坐在那儿，就不曾动过。他的心呢？也凝固着吗？凝固着的眼神应该是一幅画吧，画面上，那两条长长的辫子，微风中的柳枝一样，一摆，又一摆，老人的心也跟着一颤，又一颤。颤动的心弦，响着一个旋律：“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悠扬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的老人，哦，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老人，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

。年轻有多少好呢？腰挺得要后弯了，腿似乎绑着弹簧，心海永远只过着初一和十五两个日子。眼神也好，好到只一瞥，就在人群中瞥见了那两根长辫子。舞厅里的姑娘们是从全市各部门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要和苏联专家一起联欢呢，哪能含糊。姑娘们穿着布拉吉，有人新烫了头发，不过呢，还是梳辫子的多。那年月兴这个。那么多的辫子，怎么就独独这双辫子入了他的眼？其实，不只是他，那天参加联欢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那双辫子。只是，别人是看在眼里，而他是看到了心里，最不该的，是他动了一个念头，他要给她编辫子。那双辫子真长啊，他在心里编了一辈子，却总也编不完。那双辫子真黑啊，他的梦境从此不见一丝星光。“爸，电视开演了。”女儿小娟推开院门，叫他。老人缓缓地收回目光。天边，夕阳最后的光芒刺痛了他，他眨眨眼，两滴老泪垂在眼角。小娟扶他起来，回手拾起马扎。饭菜已经摆到桌上，电视里，是《金婚》的片头，小娟妈默默地盛饭，摆筷子，并不抬眼看他。就吃饭，就看《金婚》。菜是焖肉鸡珍。他喜欢吃红焖肉，天天吃也没够，小娟妈却反对他吃。小娟妈的反对不光有言辞，还有行动。他忍不住了，跟小娟妈吵。小娟妈的理由很充分：“血脂都那么高了，再吃，不要命了？”他使劲地把筷子摔到桌上：“我连吃什么的自由都没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小娟妈脸上浮起冷笑：“哼，自由？”他的火气泼了水一样，“嗷”地一声灭了。小娟把筷子塞到他手里：“吃饭吧。看你们俩，真是老小孩了，为了这点事也能扯到自由上来。要不，妈，您让一步吧，人总不吃肉也不行啊，再说，我也馋啊。您看，一个月做一次红焖肉行不行？让我们解解馋。爸，你就听妈的安排，一个月只吃一次，行不？”小娟跟他亲，跟妈妈倒有着几分客气，说话口气上都听出来了。他不言语，端起碗来继续吃饭，眼睛的余光却留意着小娟妈的反应。小娟妈也没言语，闷着头喝汤。小娟的建议就在沉默中通过了。于是，他就盼着每个月的那一天，甚至，他会刻意在前一顿少吃一些，留着肚子，等着那顿红焖肉。今天，是吃红焖肉的日子吗？好像刚刚吃过没几天呀。他想问问，又忍下了，老了，日子过得快了，别说一个月，一年的日子，一晃也就没了。细想，一辈子，其实也是眨眼间。生命这样短，值得在意的又有多少？老人的心里疼了一下。小娟妈夹了一块肉放到他的碗里。他赶紧回报了一个笑脸，却没送出去，小娟妈早把脸转过去，盯着电视了。讪讪地收着脸上笑纹，也去看电视。电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没了影，只剩下声音。小娟走过去，这儿那儿地查看，没发现有啥不对，伸手就在电视上“啪啪”地拍打，竟是手起影出。正是男一号的表情特写，那一脸的无奈和愁苦被放大着，满满一屏幕，无处躲，无处藏。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结局能怎么样呢？嘴里的红焖肉没了滋味，他放下碗。小娟妈斜他一眼：“不是好这口吗？咋又不吃了。”“好也不行啊，得听你的话啊。”他感慨万千，移坐到沙发上，端起茶杯。口气里招摇着寻求和平的橄榄枝。“听我的话？哼！”小娟妈并不领情。“咋的？没听你的话吗？”他竟没了先前的耐性，口气里带了火星。平常的话里，都带了机锋，俩人心里明白，彼此在说什么。小娟急忙灭火：“又来了，又来了。爸，你吃个水果吧，解腻。”小娟把一个橙子塞给他，又往妈妈的碗里添着菜。电视又没影了。他起身出屋，抓起屋门口的马扎，走到院外。马扎放到地上，人还没坐下，眼神已经飘过去了。那是小街尽头，临着大马路的一幢小楼，三层，最西边，一扇小窗，仿佛一个巨大的磁石，牢牢地粘住了老人的目光。小楼也旧，旧得跟小街一样，不见了一丝光彩。当年，小楼却是万人瞩目的干部楼。那年，地委盖了三个这样的宿舍楼，这一幢，多是小户型，就分给了年轻干部。年轻，意味着前程，很快，这些年轻人走到了地市各个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很快，他们搬离了小楼。但接着住进来的，还是年轻干部。房子也有命运呢。既叫了干部楼，就和干部结了缘。他们家却一直住在小楼里。有什么办法呢，当初分得这房子，是因为她在地委秘书处工作。可是，她生完孩子就病了，长期病休，让她失去的哪里是一次重新分房的机会呢？而她的丈夫，也为了照顾她，调到一个基层单位，做了空闲较多的图书室管理员，一生没有升迁。唉，好好的人，怎么就病了，得病也行，可她那叫什么病啊，不疼不痒，只是浑身无力，慢慢的竟然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植物人比起来，就剩下眼珠能转，嘴能张了。其实，从她怀孕，他们的接触就少了。后来，竟断绝了来往。这样的断绝并不

是他们的本意，可是，不情愿又能怎么办呢？各自离婚吗？他们似乎还没来得想得这么具体，他们心中思念的火焰刚刚燃起，每天每天，他们只是想着，用什么办法能见到另一个。他们掏空了心思地制造相遇的机会。送文件，发通知，这些跑腿学舌的事，是先前她最不愿意做的，现在却争着去做。因为，做这样的事，需要在机关大院里跑个遍，她就有机会路过他的办公室，甚至有的通知和文件就要他亲自接收。而他呢，本来电话里能说的话，能办的事，他竟要亲自去面谈，为的是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在她的办公室门前路过。他们努力地，像一般同志那样平静地点头，问好，打招呼，但是，他们相望的眼神里，跳动着的火苗却无比炽热，那是能让他们融化，能让他们变成灰烬的熊熊烈火。他们在彼此的目光中诉说，纠缠，商量。终于有了机会，有了单独相见的机会，他们几乎已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语言这个东西。纸，怎么能包住火呢？渐渐地，机关里有一些风言风语流传起来。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小娟妈。她不吃，不喝，不睡，不上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当然，关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他。她涕泪涟涟，诉说着，他们结婚后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她苦口婆心，一一描叙，机关里所有在生活作风上出了差的人的下场。他听着，却无动于衷。若不是当初两家的父母信守什么指腹为婚的约定，他怎么会娶她。可是，当她发誓，要用一包耗子药，结束她和三个孩子的性命时，他投降了。答应了她，一定了断。他不知道，小娟妈还去找了她。面对她，小娟妈不哭不闹，甚至不说一句伤害她的话，只把那几个因为儿女情长而葬送了事业前程的人的名字一一道出，然后，问她：“你愿意他们跟他们一样吗？”她仰起一张泪脸，无助地看着小娟妈。眼泪如秋雨，无声无息，却绵绵不绝。他们再一次相遇时，她深深地低着头，快步走过。他也只好假装目不斜视。他们，甚至，都没有一次告别，就这样，成了路人。可是，还是会相遇。毕竟在一个在机关大院里上班，在一条小街上居住。可是，那样的相遇真不如不遇。远远的，她就低下头，或者故意去跟人说话聊天。他只能远远的看她一眼。不知哪一天，他发现她起了变化，是脸变圆了？还是腰身粗了？他暗中的眼神带了力气，哦，是她的肚子。虽然，她穿了宽大的衣衫，他还是看到了，那饱满起来的肚子。她怀孕了！女人怀孕其实是一种态度。肯为一个男人生养，那女人心中定是有了要和那个男人共有今生的信念。她的怀孕，是在宣告，和他的彻底了断，是在宣告，她要她的丈夫好好过日子。他的心里隐隐作痛，心思在眼神中流露出来，就带了气恼。她懂了，却总是温和地笑笑，有时，还故意地挺挺肚子，神情得意。他忽然有些伤心，女人善变，可她变得太快。曾经那么好，那么好，怎么能这么快就忘了？再遇见时，就不去看她。没人时，垂着头，在心里，狠狠地，用恶言恶语来埋葬记忆中那些美好。怎么能埋葬得了呢？本是想忘记，往事却更清晰了。她聆听时，专注而深情的眼神，她嬉笑时，调皮的表情，甚至，她压抑的喘息，有时就在他耳边重现。下雨天，他撑着伞，忽然感觉她就在他身边，贴着他的耳朵，说着那些让他热血沸腾的疯话。起风了，他推开窗子，伸出手臂，恍惚中，好像她的发丝在指间滑过。他下意识地拢起五指，手心里却是让他心疼的空。好一阵看不见她，他知道，她生产了。不知怎么，他很想看到那个孩子，是好奇吗？他说不清自己。他甚至盼着，她什么时候抱着孩子出现在小街。可是，她一直没有出现。终于，他知道，她病了，是一种极罕见的神经系统瘫痪症。他的丈夫带着她走遍了北京上海大大小小的医院，最终得到了答案都是一样的：她再也起不来了。他的心扎了一根针一样，隐隐地，长久地痛。他问自己，咋不怨她了？不恨她了？没有答案，只有心里的痛。他不止一次地动了想去看看她的念头。可是，他的脚步还没走出院子，就感觉到了身后小娟妈投过来的目光，那目光冷水样，让他的念头“嗷”地一声，淬了火。闹荒年的时候，有一天，人们听到小窗里传出一阵一阵凄惨的哀叫。邻居撞开了门，冲进去。一只饿极了的耗子正在啃食她的鼻子。而她除了发出“啊啊”的叫喊，竟然连头都不能晃一下。从此小街人都知道了她的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人们禁不住叹息，多好的一个人啊，全城数得着的美人呢，却得了这样的病。命运弄人啊。小街人可怜她的同时，也更加佩服她的丈夫。因为，那天，冲进屋去的人，看见她铺的床单、盖的被子，全是白色的，房间里整洁得纤尘不染，而且，没有一点点异味。小街人纳闷，家里有一个瘫子，咋还会这么干

净？只有他知道，她有洁癖，这干净是她丈夫依了她的意愿。先前，他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冲动，找个机会，上楼去看看她。小娟妈的监督措施虽然严密，可他知道，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机会总会有的。可是，自从“耗子”事件之后，他就断了去看她的念头。他忽然觉得，她丈夫不易，他不能再去伤这个男人。隐约地，他还想，她丈夫看不见他去，会对她更好。夕阳落尽了，没有晃眼的光芒，小窗的一切更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小窗原来是木窗框，后来，换了塑料窗。窗台下，安装着可伸缩的晒衣杆，杆上几乎每天都要晾晒东西。有时是衣服。衣服很容易辨别，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件是她的。她喜欢素色，白，或者黑，偶而，会有蓝，也是那种沉着的花青色，她的身上永远看不到艳丽和喧闹。也是啊，已经有了十二分的姿色，哪里还要那些红红粉粉的来帮衬。他望着那些衣服，就像看见了她的人。像从前，他在办公室，伫立窗前，看着她脚步轻盈地在机关大院里走过，挺直的颈项，似有无尽骄傲，两条长辫子在身后摇着，摆着。与她擦肩而过的男人，十个有九个半要回过头来，目光追着她，喉结一动，或者不自主地舔下嘴唇。那时的他，心里就盈满惬意。他知道，他们看也是白看的，她的心里装着他，而且，只装着他。有时，晒衣杆上会是被单。这很让他费神。那些被单全是白色的，他努力地猜着，哪一床是她的。猜得烦了，他就怨，当初，她怎么没要一楼呢，若是一楼，他就能站到晒衣杆下，闻一闻被单的气息。别看洗过了，他也能闻出她的气息。那气息不是刻在他的记忆里，而是融在了他的血肉中。唉，若是一楼，还说啥呢，在窗前路过的时候，探探头，就可以看见她了。一个有大风的日子，老人等来了机会。晒衣杆上的被单被风吹得像热血青年手中的旗帜，抖个没完，终于，挣脱了木夹子，从杆上飞起来。老人几乎是从马扎上跳起来，快步向被单飞起来的方向跑去。被单让风扯着，鼓着，在风中飘上飘下，忽快忽慢。老人的脚步便随了风的节奏，快几步慢几步地挪动。脚步轻巧，不像平日里那般拖泥带水。老人仰着脸，一双眼死死地盯着被单。他长长地伸着手臂，大张着怀抱，仿佛，那床单是个人，掉到地上会摔伤，摔疼。老人希望自己的臂膀和怀抱能为被单拦住风，遮住尘。被单在风中滚动，老人伸着一双手在小街上蹒跚而跑。风掀起了他的衣襟，吹起了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全白了，白白的头发在风中抖动，像老人那颗激动的心。老人终是没接到被单。风喘了一口气，被单像一只被击中的战机，在空中翻滚了一下，滑向地面，又被风卷着，裹满尘土，缩到了墙角。老人站到被单前，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老人顾不得匀匀气，就去拾被单，使劲地抖着上面的灰土。被单在老人的眼前哗哗作响，一股气息穿破洗衣粉的味道隐隐地，顽强地荡开，荡开，扑进老人的鼻子。老人鼻子一酸，忽然想把被单塞进怀里。风在小街上吼着，奔跑着，远处谁家小棚子上一片彩塑瓦被掀掉，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老人从怔忡中醒来，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理手中的被单，就抓着被单往回走，没走几步，心里忽地一动：应该把被单送过去呀！哎呀，多好的理由啊，我来送被单！我们是邻居啊，是老同事啊，看见被单掉了，捡了送回来，应该的啊！然后，然后啊，就顺便看看她！老人的心里豁然一亮，脚步竟也轻快起来。他想着，站在她的病床前，他应该说些什么，应该是什么表情，什么语气，他想说，哎呀，你这一病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几年了呢？是三十八年！三十八年不见，你好吧？老人知道，她早已说不出话了，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她会用“呜呜”的声音来回答她吗？会不会哭呢？要是哭了，他丈夫会不会生气。唉，哭就哭吧，三十八年啊，掉两滴眼泪算什么呢？“三十八年！三十八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老人竟不自主地念叨起来。楼角转弯处，差点和一个人撞个满怀。那人脚步很急，力气也大，把老人撞得一个趔趄。老人定睛，是你？是她的丈夫。一个和老人年龄相仿的男人，只是比老人个子矮好多，面容上也和善许多。她丈夫看清是老人的同时，也看见了他手里的被单，就伸出手来：“谢谢你啊。”老人极不情愿地把被单递过去：“脏，脏了。”她丈夫接过被单，看了看，说：“没事，我再重洗。”“辛苦你了。”老人脱口而出。话音未落，老人自己先惊骇得张大了嘴巴。自己是谁啊，怎么有权利向她丈夫道辛苦？她丈夫“呵呵”地笑，好像没听出什么似的。楼角处，风小了许多。两个老男人面对着面，一样的满头白发，一样的满脸褶皱，还有什么是一样的呢？她丈夫看见他，竟然生

出了说话的欲望：“没办法。当初，她刚得病的时候，我洗衣服，得把盆子摆到她跟前，让她看着。我少搓两下，她就嗷嗷叫。有一回，气得我把洗衣盆踢了。她就哭起来没完。呵呵，我就心软了，唉，一个大男人，跟个病人较什么真呢，依着她，不就得了。”“你，很伟大。”老人的话发自内心。她丈夫看了看他，目光竟有些迷离：“我上辈子欠她的。”欠她的？上辈子？人和人是这么回事吗？那我上辈子欠了谁？谁又欠了我？这辈子呢？我又欠了谁的债？老人陷入自己的思索中，竟连她丈夫的道别都没听见。直到雨滴砸到他头上，他才如梦初醒般，一步步往家挪去。沾了雨水的脚步，很沉，很沉。此刻，小窗前什么也没有。该收的人家收回去了，连晒衣杆也收了，紧紧地贴着墙壁，空空地吊着老人的眼神，在风中悠荡，没着没落。“叔，吃过了？”一个声音在他身边响起。他回过头，笑了：“志强啊。”志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臂膀，笑起来也是一脸的憨厚，跟老人的笑容很像很像。志强说：“姐打电话找我，说电视坏了。”他要站起来，却一下子没起来，志强伸手挽起他。他靠着志强的臂膀，那臂膀真是有力啊，跟他年轻时一样。他问志强：“吃饭没？”志强告诉他，刚下班。他想让志强在家里吃饭，可是，小娟妈已经把饭桌撤了，正在厨房哗哗地洗碗，就拿起自己的杯子，递给志强。志强笑笑，接过来，喝了一口，又递给他，转身去鼓捣电视。小娟在旁边跟他说着源尾，俩人问问答答，小屋里便有了些温馨的东西。志强年轻的时候，喜欢小娟的妹妹小雯。要命的是，小雯也喜欢志强。开始的时候，大人没注意他们，一条街上的邻居，小娟小雯打小就和志强投缘，总在一起玩。志强偶而会来他们家串门。虽然，小娟妈明显地不喜欢这孩子，可他每次看见志强都觉得亲。他和小娟妈生了三个，全是女儿，其中一个还在三岁的时候，出麻疹死了。男人没儿子，心里就有一个地方是空的。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小娟小雯正和志强在院子里玩着什么游戏，三个孩子蹲着，围成一圈，头挨着头。听到院门响，志强回过头，冲他笑笑。那一瞬间，他竟然如电击一般，意识有些模糊。志强，志强，你……“叔！”“爸！”“爸！”三个孩子围上他，扶的扶，喊的喊。他摇晃着的身子站稳了。夕阳的光芒，打在三个孩子的脸上，他看得清，三张小脸上细细的绒毛。三双清澈的眼睛充满担忧地看着他。那三双眼睛竟相像得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抬起手，本是想摸摸志强的，可是，他的手还是先落在了小娟小雯的脸上，最后，才去摸志强。他摸着志强的脸，仿佛摸着小时候的自己。他好想把志强搂在怀里，用胡子去蹭蹭他的脸，去拍拍他结实的屁股蛋儿。他竭力地克制着，克制着，让心头的浪潮一点一点地退下去，轻轻地把手拿开，然后若无其事对孩子们说：“玩去吧。”三个孩子的注意力又投入到他们的游戏中了。他慢慢地走进屋，慢慢地坐到沙发上。突然，弹簧一样跳起来，到书柜上拿出一本影集，急切地翻起来。终于，他停下来。影集的那一页，有一张一寸的小照片，那是他小学的毕业照。照片是黑白，泛着浅浅的黄色。但是眉眼是清晰的，清晰得仿佛当年的他就在眼前。可不就在眼前。他拿着影集，走到窗前，看一眼窗外的志强，再看一眼手里的影集。他忽然有了恨。恨她。她怀了他的孩子，为什么不告诉他。他猛地合上影集，想，应该去找她理论理论。片刻的冲动后，他想起，她生下志强就病了。也许，她并不是不想告诉他，她是没机会。如果，她没病呢？她还会给他什么机会？当年，她在他面前故意地挺起肚子的情景又浮现出来，原来，原来，那个她与之共有今生的男人是他！他默默地收起影集，觉得心里空着的那个地方一点点地充盈起来，甚至有一种膨胀感，让他觉得憋闷。他走出房间，走出院子，站在院门口，他又不知要去哪了。四处打量，眼神不自主地停在了小楼上。三个孩子的笑闹声不时从身后传来，那一刻，他忽然很感动。心里软软的，很想和孩子们一起玩，和孩子们一起笑。可是，他忍住了。后来，他经常在下班后，来到院门前，站着，或者坐着，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或者在小街上玩耍，听着他们的笑声，仿佛，时光在那一刻是停滞的，而他也沉浸在无边的幸福里。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慢慢长大。小娟小雯的性格更像她们的妈妈，聪慧，凌厉，而志强更多一些憨淳。这也像他。小娟小雯常支使志强，把一些她们不愿意干的活分派给他。志强总是听话地帮她们劈柴，砸煤。那一年夏天，雨大，他们家的房子漏了，偏他打篮球崴了脚脖子。破锅漏房病身子，男人三大愁事。听着屋里接雨的

大盆小盆叮咚响，望着举架四米多高的屋顶，他的无奈已非一两声叹息能宣泄。雨过天晴，他听到房顶上有动静，就弯着一条腿蹦出屋去。院子里，小娟小雯正大呼小叫地指挥着，房顶上，志强把一块块陈旧破碎的瓦片揭下来，换上新的。阳光有些耀眼，雨水未干的房瓦上珠光点点，志强轻盈地腾挪辗转。他看呆了。志强从房顶下来，他把拿在手里许久的毛巾递过去，似有千言成语，却只说出两个字：“擦擦。”志强笑笑，伸来接毛巾。小雯劈手抢过去：“先洗洗呀。”说着，就扯着志强进屋。小雯往脸盆里兑了热水，看着志强洗上了，又把香皂递到志强手上，志强洗完了，小雯拿起毛巾亲手给他擦脸。这已经不是两小无猜了。他的心“咯噔”一下，急步走过去，却忘了脚伤，疼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小娟妈当然不同意小雯和志强处对象，志强的父母也坚决反对。小雯受不了自己的恋情被活活扼杀的事实，远走深圳。一去，竟是十年不归。志强是不是也记恨他们呢？因为，那以后，志强好久不上他们家来。后来，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志强又开始出现在他家了呢？老人记不清了。几十年的时间啊，当年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已经做了父母，当年那些他们看不透的世事人情，大概也难在他们心里激起涟漪了吧？老人坐在沙发上，看着志强忙活。夜色渐重，房间里暗下来。他由着这暗在房间里弥漫。小娟妈擦着手上的水进了屋，抬手按了墙上的开头，房间一下子白亮起来。志强抬头跟小娟妈笑笑。小娟妈看着那笑脸，眼神中有什么东西一闪。小娟妈沉着脸责备小娟：“一点儿事就折腾人。”志强还是笑着，手上却不停：“折腾啥，顺手的事。”“这电视太旧了，要不是等着动迁早换了。”“就是，动迁完了，一起换吧。”小娟妈拿起烟，自己抽出一支，点上，才把烟盒递给小娟，话却是冲着志强：“抽一颗再忙活吧。”小娟把烟盒塞过去，志强摇摇头：“等下，就好了。”小娟妈狠狠地吸着烟，长长地吐出来：“你妈挺好？”“挺好。”“你爸呢？身体还行？”“也挺好。”“杳杳暑假去哪儿，咋没见他来看爷爷奶奶？”杳杳是志强的儿子。“明年就要中考了，学校没给他们放假。”“杳杳要上高中了啊。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可不。”老人似乎没听见小娟妈和志强的对话，他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好像睡着了。志强看见了，有意放轻了动作。小娟看了老人一眼，小声嘀咕：“总睡总睡，一天不知道要睡多少回。问他，他还说没睡。”志强说：“我爸也是。老了，都这样。”小娟问：“你爸七十几了？”“七十七了呗。”“哦，比我爸大一岁，你妈呢？”“我妈？今年七十二了吧？”“七十三。属羊的今年七十三。”老人突然在沙发上搭话。小娟和志强一起回过头看他，小娟笑：“爸，你不是睡着了吗？”老人坐直了身子，努力地睁大眼睛：“谁睡着了？”小娟妈也斜他一眼，转身出去了。老人就坐直了身子，端起茶杯喝水。茶杯上还留着志强的气息。老人高高大大的，长得也有几分气宇轩昂，却对气息这样细腻得看不见说不清的东西极为敏感。电视修好了。志强回头问老人：“想看哪个频道？”“金婚。”老人脱口而出。志强一边调着台，一边跟小娟说：“这个剧开始的时候没什么看头，后面才看出味道。”小娟附和他：“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志强嗯了一声不再说话，也不离去，三个人都静静的，如闲云，如秋水。屋里只有电视中的人在争吵，在痛苦，仿佛剧里的人生更真实。不知过了多久，小娟才问志强：“咱们拆迁的事是真的吧？”志强在电视台工作，信息比百姓总要更多更准一些。志强点着头：“定了，说是这个月末就开始了。对了，姐，你们去哪住啊？”“去我家吧。就是离市中心远点，我上班也远。”小娟结婚时，娘家陪送了一套暖气房，离婚时，自然还给了她。她想让父母过去一起住，可是，老人坚决不去。小娟就只好搬回来住，一来离单位近，二来和父母彼此有个照应。志强对老人说：“叔，住暖气楼多享福啊。”老人一脸的不屑：“不，我就喜欢这平房。”小娟嘟囔：“说多少回了，啥事都能通融，就这事，讲不通。真不知道，他留恋什么。”老人狠狠地瞪一眼小娟，沉默不语。小娟又问志强：“你爸你妈他们呢？搬你那儿住去？”志强叹口气：“我爸怕他们过去影响杳杳学习，我妈事太多，想直接去福利院，和我妈包一个房间。我妈既不想跟我住，也不想去福利院。”“那她想去哪儿？”志强笑：“她不想走。”小娟也笑了：“不想走也得走啊。”志强叹息：“是啊，可跟她说不通。老人都像小孩儿一样任性，还糊涂。真是拿他们没办法。”老人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虎着脸训

志强：“咋就任性了，咋就糊涂了？你妈明白着呢，她不想走，那就对了。”小娟忙为志强解围：“我爸也糊涂了，要拆迁了，不走行吗？”老人心里起了恨：“拆！拆！拆！好好的都拆，盖那些破鸽子笼，有什么好？”小娟试图劝慰：“爸，咱这房子都旧成什么样了，早就该拆了，你看市里哪还有像咱们这条街的地方了？多影响市容啊。”老人站起来往外走：“我们这帮老家伙还影响市容呢，想个法，把我们也处理了吧。”小娟和志强望着老人的背影，相视而笑。老人又坐到了院门口。坐在马扎上，老人觉得有些累，就往后靠靠，倚着院墙。暮色已浓，不远处的高楼，霓虹闪烁，小街两端，一边是如织的车流，一边是熙攘的人流，老人的目光躲闪着，想找一点清静。不由自主地，眼神又栖落到小窗上。小窗里透出的光亮是淡黄的，不是他们家那种夏天能看清蚊子，冬天能看见蚂蚁的白亮。老人知道，她终年卧床，眼睛看不得太强的光。想到她的眼睛，老人的眼前就闪出一对亮亮的瞳孔，瞳孔里还有一双眼睛，是他的。那一天，他们就那样四目相对，彼此看着对方眼睛里的自己。他们的鼻尖几乎快碰到一起了，他努努嘴，就能吻到她的唇。那双唇，红润，饱满，他第一次把它们含在嘴里时，竟不想再吐出来。然而，此刻，他没有去吻它们，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她的眼睛上。她的眼睛，像一颗种子，埋进了他心里，长出了爱情的大树，干壮，枝茂，叶繁，任风吹，任雨打，葱茏依旧。小街深处，小娟妈从邻居家出来，恰巧，小娟也送志强出门。志强问老人：“叔，您整天的坐在这儿，看什么呢？”“天尽头。”老人没吱声，小娟妈却在一旁做了回答。“天尽头？”志强抬眼望去，近处一片零乱和黑暗，远处虽有光亮，却不是月光也不是星光，是城市里的灯光。灯光辉映下，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哪里看得到天尽头？志强走了。小街没有路灯，志强的身影渐渐模糊，小娟要扶老人回屋，手伸出去，却僵在哪儿了。“妈，你看我爸！”小娟的声音如芒，刺破暗夜，刺得人心哆嗦。小娟妈折回身，老人靠在院墙上，眼睛望着远方，姿势如塑如雕。走远的志强也跑回来。三个人凝视着老人，竟一时无措。小娟一家从南方回来了。有志强帮着，葬礼的一应事物忙乱而有秩序。细心的人发现，小娟妈除了悲伤，似乎还有什么沉重的心思。直到确定谁来摔丧驾灵的时候，一直对丧事的操办不参言的小娟妈开腔了：“你们打算让谁摔丧盆子？”大家面面相觑。照规矩，摔盆子必须是儿子，没儿子，侄子也行，女婿是不允许摔丧的。可是，老人没有兄弟，当然也就没侄子。大伙也正为这事犯愁。小娟妈拍身边的位置，让志强坐过来。挨着小娟妈坐着的小娟起身让位给志强。小娟妈看着志强，喉咙里咕碌了一下，似乎咽下了一口气：“志强，我要是认你做干儿子，你能同意不？”志强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地看着她。“婶，您这是什么意思？”小娟妈一声长叹，眼泪已在眼圈里汪起：“你叔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儿子，这是我的错……”小娟小娟围过来：“妈，咋说这话啊？”“妈，生儿生女是咋回事，您懂啊，咋怪自己？”小娟妈似乎听不见姐妹俩的话，拉住志强的手，急切地说：“志强，你给我当了干儿子，你叔就是你干爸，你就可以给他摔盆子了。你说，这事行不行？”志强思忖着。小娟妈又是一声抽泣样的叹息：“志强，从前，你没少帮这个家，你叔也喜欢你，让你摔丧盆子，你叔……他……会，会高兴……”小娟妈的话没说完，成串的眼睛无声地掉下来。志强本来靠坐在小娟妈身边，这会，身子往前一挪，就跪下了：“干妈！”老人起柩的时候，志强跪在小娟小娟中间，头顶阴阳盆，大叫一声“爸”，使劲把盆扣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声中，阴阳盆粉身碎骨。志强拿起灵幡，第一个上了灵车，后面，小娟捧着老人的遗像。遗像上的老人正是壮年，和打幡的志强很像，很像。火葬场，等候火化的时候，志强的手机响起来。他听着电话，脸色惨白，身子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小娟一把扶住他。小娟急急地问：“出啥事了？”志强看看小娟，又看看小娟，泪水奔涌而出：“我妈，她，走了！”小娟脱口而出：“我爸的事，你回家说了？”志强摇着一脸的泪水：“没有。我哪敢说啊！”小娟小娟未干的脸上再次泪水涟涟。这新起的一片哭声，在火葬场此起彼伏的哭声中，很快就被淹没了。哭声寂寞如烟，飘着，飘着，和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青烟汇合了。青烟缕缕，比什么都轻，比什么都淡，从容不迫，悠悠而上，融入穹宇。一只鸟，不知从哪儿飞来，穿过烟缕，惊叫一声，振翅向更远更深的天尽头飞去。（《芙蓉》2013年第5期）闯荡

都市小说全文已经完结，本文底部为小伙伴们整理了小说全文阅读方式，欢迎下拉查阅。此处是闯荡都市第22章 搬过来一起住嫂子跟我说过：“即使你再穷，也要有骨气，不能因为穷就自卑，因为你是男人以后要做个大男人。”，我渐渐的明白，嫂子的话说的很有道理。“胡阳，干脆搬过来吧，反正我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你可以交房租给我。”，我很善意的笑了笑，说：“等房子到期再说吧。”，地下室我早就住够了，除了老鼠就是无休止的吵闹声，隔壁的小两口每天晚上啪啪啪的声音都很大，弄得我经常睡不好。可咱好歹是个爷们，真的搬到褚琴家好说不好听。我倒是无所谓，大男人的不在乎人家说什么，可是褚琴呢？她离了婚，单身女人有这么漂亮，我住进去难免会传出些风言风语的，以后她怎么办？我还是拒绝了，但没说的那么直白。褚琴低着头，长发遮住了她的脸颊，看不到她现在的表情。“受伤了吗？除了脸上的伤，应该还有吧？”褚琴小声的问。我嗯了声，满不在乎的说：“皮外伤，不碍事的。”，“给我看看吧？”褚琴抬起头看着我，目光热烈的带着乞求。迎着她的目光，我倔强的摇了摇头，“还是不要了，真的不碍事。”，“胡阳，相信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看看你的伤。”褚琴低声的哀求着，声音柔软的打在我的心上。在这个陌生的大都市里，还有个人在关心我，牵挂着我的身体，我封闭的心顿时被打开了一条缝隙。我脱掉了外衣，给她看。褚琴看着我的伤，惊讶的说：“你怎么也不上点药？看你的肩膀上都是淤青，还有腰上也是，真是不知道爱惜自己，以为年轻就可以随意的糟蹋吗？要是留下了后遗症，等你老了怎么办？”我被她训斥着，又想起了嫂子。小时候我总是调皮，受了伤也咬着牙不说，记得有一次我把手给摔肿了，嫂子心疼的哭着给我上药，也跟她同样的语气。我知道，她是真的心疼我，心里暖暖的。去了褚琴的家，环境很好的小区，花园式的小洋房，在海城这样的房子我这辈子恐怕都买不起。我在想，要是有能力，我一定买一套把嫂子接过来。当然，这只是梦想。“琴姐，这么大的房子一个人住，家人呢？”，“我爸妈不愿意来住，嫌我这里太冷清想在家陪我爷爷奶奶，我只好一个人住了。离婚以后，房子归我，他搬出去了。”褚琴拿了瓶活络油给我擦拭伤口。她的手很软，很细，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揉着，活络油的味道在我的鼻尖环绕。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晚和江岚疯狂的一幕，心里的火苗蹭蹭的向上蹿。转过头，我看到了她丰润的饱满，脸色通红的问：“琴姐，我真的伤的很重吗？不会留下后遗症吧？”，“应该不会，只是淤青，擦点活络油很快就会好的。”，“那就好，我还没娶媳妇呢。”，“贫嘴。”褚琴俯下身去拿活络油的时候，从领口我又看到了硕大的浑圆，我的脸刷的红了。四目相对，褚琴紧张地问：“怎么了，很热还是哪里不舒服？”我赶紧站起来说：“没事，不早了，我要回了。”，“不再坐一会吗？”，“不了，已经十点多了。”，我站起来朝门口走，生怕待会会忍不住答应她搬过来。褚琴真的很美，哪个男人会舍得背叛她呢？实在是搞不懂，这些城里人不懂得珍惜，挥霍的到底是什么？我感觉罪恶感充斥在心里，感觉对不起嫂子，感觉心里难受。想起嫂子了，想到她要嫁人，想到三万块钱，想到我现在……我竟然哭了。褚琴看到我流眼泪，也慌了，“这是怎么了，好好地怎么哭了呢？是不是我把你弄疼了还是哪里不舒服？”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还有个像嫂子一样的人在关心我，呵护我，疼爱我，心里真的有说不出的感动。我擦了眼角，说：“没事，进沙子了。”，不敢再呆下去，我转身就要走，却被褚琴拉住了，“胡阳，老实告诉我，是不是遇到事了？”我顿时哑然。“缺钱跟我说，我可以借给你，当然你是要还的明白吗？”褚琴击中了我的软肋，现在我可不就是缺钱吗？“琴姐，能借我三万三千块钱吗？”我低着头，脸红的像酱肘子，如果不是逼急了走投无路，我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没问题，我马上转到你卡上，行吗？”，“谢谢琴姐，我会尽快还给你的。”我恭恭敬敬的鞠躬，眼泪又不争气的落了下来。“不许谢，在外面不容易，记住你是个男人，我是你姐。”我几乎泪崩。有了三万，我直接打到了嫂子的卡里。还没等我打电话，嫂子的电话就来了，“阳阳，哪来那么多钱？”，“奖金，又发奖金了。”我胡乱编着理由。嫂子忽然很严肃的问我：“跟我说实话，我不想你撒谎。”，“真的，嫂子相信我。”电话那头，嫂子半天没说话，我差点就把借钱的事脱口而出的时候，嫂子说：“阳阳，谢谢你。嫂子不想成为你的累赘，你懂吗？你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住嫂子的话，以后你要好好的为自己多想想好吗？”嫂子哭了，我慌乱的解释着，她哭着挂断了。抬头看着夜空中的繁星，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还在那里陪着嫂子，哪怕一辈子我也不后悔。我把剩下的三千块拍在江岚的办公桌上，很是大义凛然的说：“我不是乞丐，这些钱还给你！”潇洒的转身，我感觉这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力量。走了几步，我又回过头，说：“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请你以后尊重我！”“滚出去！”江岚几乎是在咆哮，然后文件夹冲着我飞了过来。估计，她也很懊恼，白白的让我占了便宜，还要忍受我的趾高气昂。我也懒得再废话，从此天涯再见，恩断义绝……不对，我还要继续工作，赚钱娶嫂子。

=====小说闯荡都市完整版已出，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可可文学回复小说名字或数字45即可继续阅读全文第23章心里的圣洁不容侵犯回到办公室，迎面被吴良新撞见，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大早上死哪去了？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吗？这么多事不用干？不想干早点滚蛋！”我怒视着他，气冲脑瓜顶，真想给他两拳。我忍住了，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真的打了他就真的别想干了。“我忍，我忍！”拿着派工单，我又开始了环城旅行。日子还得过，工作还得干，钱还得赚。钱是王八蛋，花了就要赚，没钱真不行，难倒英雄汉。嫂子总算把彩礼钱还了，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天高云淡万事无忧浑身充满了力气。心情好干事爽，“我要飞得更高……”唱的不怎么样，可我高兴，爱谁谁！烈日暴晒，辛苦奔波了一整天，总算忙完了。不管多晚都要回公司打卡，把客户资料整理好放在公司，这么变态的规矩就是江岚那个变态女人定下来的规矩。为了工资，我忍！我又忍不住想起那晚的疯狂，要是有机会再来一次，那该多好……咳咳，我又想歪了，这样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我还有嫂子呢跟她还是敬而远之的好。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又渴又累的，倒了杯水咕咚咚的喝完，刚把东西放好准备走，一抬眼看到吴良新那家伙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卧槽，不会还等着打我吧？”我走过去，听到里面的声音。“吴主管，不要，别这样。”褚琴，你就给我吧，别再拒绝我了。”我顿时气冲脑瓜顶，睚眦欲裂的踹开了办公室的门！拽过凳子冲着吴良新就要砸，那家伙也学精了，跳到一边也拿了个凳子在手，“胡阳，别冲动，真打起来我也不怕你。”打不改的家伙！我咬着牙，怒斥道：“狗日的，弄死你！”褚琴跑到我跟前拉着我，“算了胡阳，算了。”我看她衬衫都被扯开了，低声说：“去把衣服弄好。”褚琴红着脸跑出去了。“胡阳，咱们非得闹得不可开交吗？你别忘了，是我把你调进来的，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守仓库！”吴良新厉声斥道。我点点头，“我很感谢你的赏识。但是，我就是看不惯你这样的人，除非你以后别再搞女同事，咱俩或许还能聊聊。”就是这么倔！我也知道，按照常理我应该感恩戴德，即使看到了也不该多管闲事。可我就是忍不住，就是这么愤世嫉俗，尤其是像吴良新这样的渣男，实在是不敢跟他苟同。“你，你别过来，别以为我怕你！”吴良新是被我打怕了，看我过去抡起凳子砸了过来。砸到我的肩膀，我也冲到了他跟前，飞起一脚把他踹翻，上去一顿爆踹。褚琴换好了衣服跑进来，从后面抱着我，“别打了胡阳，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我也真的气疯了，有一脚没一脚的踹着，心里那股火实在是压不住。吴良新被我踹的嗷嗷叫，也不敢再跟我狂了。又狠狠的踹了两脚，我才拉着褚琴离开办公室。“琴姐，没事吧？”我问。“还好你在，要是再晚点，恐怕真的要出事了。”“就是你们惯的，要是大家都不要一味的忍让，他敢这么嚣张吗？”我也生气了，劈头盖脸的训斥着。褚琴低着头，委屈的泪眼婆娑。我心软了，不敢再骂。“胡阳，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声张吗？”“为什么？”“我现在除了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就算我知道他不是好人我也不能声张。真的闹大了，吃亏的还是我。你以为真的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吗？”“难道不是吗？”“恐怕除了你，不会再有人了。”“你……”我恨铁不成钢。转念一想，她一个弱女子也不容易，我也不能总是怪她。“如果再过几年，等你知道的多了，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正义，也没有公道，没有公平，除非你能坐到最高的位置，才会有人替你出头帮你说话。这就是权势为什么那么诱人的原因，我只是个普通人，没有办法去改变只能随波逐

流。”，“如果他真的把你……难道就真的忍着？”，“还能怎么样？难道我要把自己搞到身败名裂，被公司开除，沦落到失去一切才算完吗？我已经离了一次婚，婚姻失败感情失败，我不想再失去工作。”，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明明是要奋起反抗的事情，可是却变成这套歪理。我忍着没有再发火，下了楼我说：“自己小心，我先回去了。”，褚琴幽幽地看着我走远，没有喊我。我以为她是清流，却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心里某块不容侵犯的圣洁，好像被无情的践踏了。哪怕我知道，褚琴的但又不无道理，可我就是无法认同！，公司里的女职员很多，平时着装也都时尚，性感，能穿的多美，把自己弄得漂亮，都尽量打扮的更美。褚琴无疑是佼佼者，身材丰满凹凸有致，成熟风韵温柔典雅，落落大方深情款款，是个男人都会被不由自主的吸引，连我也不可避免。刚才在电梯里，我看着她，也会忍不住浮想联翩。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也会想去揽着她的腰，忍不住想去亲吻她的唇。不是我花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了跟江岚在一起的那晚，我食髓知味，欲罢不能。可能我真的把她当成了嫂子的替代品，可那并不是，她是褚琴不是邵洁，两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我仰天长叹，或许过几年我也会随波逐流，但是现在……，手机响了，我低头看，是褚琴打来的。我还是接了，“琴姐，刚才对不起，我有点太过火了。”，“胡阳，我知道你是真的心疼我，姐不怪你。”，“嗯，你在哪？”，“我还在公司楼下，陪我吃饭吧？”，“等我，马上到。”，我的心顿时软了，转身往回走。=====小说闯荡都市完整版已出，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可可文学回复小说名字或数字45即可继续阅读全文章节，把苦日子过完，我们就分手吧文|鹿人三千1今年五一，大学毕业三年后的同学聚会。席间推杯换盏，有混得好的哥们儿已经开了餐饮分店，最吊儿郎当的蒋胖子却做了老师，最狠的是当初我们班第一大女学霸，抱着个孩子来参加的。三年一个轮回啊。“爽子，你这狗日的这两年跑哪去了？西装革履的都快认不出来了。”同寝的大刘一到就揽着我肩膀大声嚷嚷，“这位是……”“我女朋友，孙菲。”我介绍道。“你小子挺有福气啊，来，大妹子，跟哥说说，看上我们陈爽哪点了？会唱歌能写诗？”大刘自来熟道。“他还有这本事？”孙菲脸上带着不加掩饰的惊诧问我。我耸耸肩：“哥们儿会的可就多了。”“那可不，不然凭啥拱走我们班最水灵那个妹子对吧……”大刘说道。看到孙菲好奇的目光，我低头苦笑。偶然抬眼，正好看到一个身影进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道了才找到这里。”我恍如隔世，这丫头……2在大学里，我单身了两年，在大三那年莫名其妙地和何安在一起了。真没有谁追谁的说法。大一的时候，我们一起报了文学社熟悉了。大二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散步泡图书馆。工科班上对文学感兴趣的不是没有，少，也是像我这样稍微能写点骚气十足文字的娃在这个班才能入得了何安的法眼。但是实话实说何安也不是特别漂亮，只不过在我们班显得漂亮罢了，绿叶多了狗尾巴花也是很美的就是这个道理了。我们长时间的形影不离让大家都在好奇我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开始还解释一下，后来就懒得解释了，后来我问她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她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大三上学期。3三四线城市的生活消费低，但大学生的生活费也就那么点，也养不起太奢侈的想法。那个时候谈恋爱就真的是在“谈”恋爱，不停地说，我废话本来就多，于是一般就是我天马行空地跟何安乱扯，她笑咪咪地听，时不时说句话能让我纠结半天。天桥上，马路边，我牵着她到处闲逛。我那会儿觉得她走的是仙女路线，大一大二再怎么熟悉终归也是有保留的，大三我们感情迅速升温。无忧无虑，还要想法找点爱情的醋来吃给生活添点乐子。比如我跟哪个姑娘多聊了几句她还能作一下生个气，我还得拌丑逗笑去哄她，她挺高兴我也跟着傻乐。比如她不要我抽烟，我就偷偷摸摸在寝室抽，见她之前还得嚼口香糖，一被发现就写检讨书。比如每个月前半月我带着她吃吃喝喝喝然后后半月我就跟着她吃食堂，咬牙切齿道媳妇儿我们下个月要节约，扳着手指数爸妈发救命钱的日子还有几天。吃土吃得两个人都你依我依的。何安这丫是个路痴，我经常收到各种短信，叫我帮她在电脑上查公交路线，什么站坐哪路车，就这样她还迷路了不少次哭哭啼啼给我打电话：“老公我又找不着路了。”不管那个时候我是在睡觉看书或者打游戏或者画图编程，我都一下子站起身来说道：“别怕，周围有什么

标志性建筑，我来找你。”很多次我都想骂她，但看着她撅着嘴的可怜样子我又心软，于是在以后出门我有空的话都是先送她到目的地。实话实说我本来不相信有路痴这种说法的……但我发现当我脑子里已经有这个城市的地图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了吧。4毕业那会儿流行分手，男女朋友各有打算或者家里各有实际的安排，怨不得谁劳燕分飞，一时之间毕业季加分手季的伤感蔓延在整个学校。何安问我怎么想的？我说还能咋想，你缺了谁能找得到路么？她就傻乐着笑，然后继续准备说课，她要拿教师资格证。我忙着递简历，我们这行还是得讲究出身名门，找工作挺不顺心的，那时候正准备去广州，毕竟大城市机会多一点。北上广哪有这么吃人？这年生只要不懒总归饿不死，我当初就抱着这个想法准备去投奔一对师兄师姐，他们正运营着一个app，有个很小的创业团队。我当时和她商量：“跟不跟我去广州？还是你留在四川？”何安撇撇嘴：“我呸，异地恋这玩意儿有多苦你又不是不知道，见不到你我得有多慌啊。”我当时乐得跟什么似的：“去广州一年过后我们回来就见家长？”何安笑得很开心：“本姑娘才不要吊死在你这棵树上呢，还是个歪脖子树。”我去挠她痒痒：“得了吧，有树给你吊就不错了。”晚上，我躺在床上整理简历。她一条短信发来：“老公，没大房子大车本姑娘可不嫁。”后面跟了一个调皮吐舌头的表情。我叼着一根烟揉揉太阳穴，回道：“你这二愣子，都叫老公了还要啥子车房哦，洗洗睡吧。”她秒回：“哼……”一排省略号点点点，接着又过来一条：“你说你妈妈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我哈哈大笑，回道：“这有啥，我带你私奔。”那年拿了毕业证，我们去了广州。5刚去的时候住在新造，大学城那边儿，主要房租比较便宜，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恰好何安说旁边中小学啊补习班啊什么的挺多，方便她找工作。租了个套一，押一付六给了半年，是六百来块一个月还是七百余来块我忘了，反正就跟大学里出来租房的情侣差不多，环境就很不上档次了，但那会儿谁在乎这个。我上班的地方在晓港那边，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4号线转8号线，用一个钟头的样子飞奔去上班。九点之前到地儿。工作内容就是一天盯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打代码，然后就是测试，然后就是检查bug，然后继续测试，然后查新的bug，有时候眼花了或者困了就喝杯浓茶继续开干。那时候觉得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发展前景挺好的，但大学真学的挺水的，摸爬滚打又学着走。主要工作是基于SoC系统来实现某些具体功能，还是程序猿，偏c偶尔用c++。拿到第一个月三千三百块工资，我沾沾自喜，实在话，虽然累点儿，我比同时期我们还在岗位实习的同学拿的还要多一点儿，何况还是创业型团队。何安在一个培训学校做英语培训老师。我本来一直感叹这丫头比在学校时成长不少，至少能找到路了。有天下班下得早我去她学校找她。她正举着宣传牌子回来，那牌子比她个头都大，她脸上有汗珠，小脸晒得通红。我看着心疼，忙过去接着她的牌子，挺沉，我一直不知道现在教育培训行业基本上都这样，老师既是免费广告劳力还是电话营销实践者。她一见我来，惊喜道：“老公你怎么来了？”她旁边也有她的同事，和她个头差不多大，挺大大咧咧一姑娘，跟我打招呼，还顺便嘲笑了何安老迷路的事情。我听得有些诧异，怎么还迷路吗？6晚上我背着她往回走，她手上提着高跟鞋：“老公你来接我我好开心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问她：“你们平时工作都这样？”她趴在我背上：“没课的老师就出去举牌子发广告单，或者对着电话单盲打。也没什么，都这样，做到教学主管那位置就不用出门举牌子了。”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道：“你迷路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何安的职业正装隔着我的体恤显得棱角分明，然后她小声说道：“老公你平时工作就挺累了……”我听到这话挺酸，但又觉得温暖。一路无话，晚上疲倦至极的她在我的怀里睡得熟了，我却怎么都睡不着，穿着高跟鞋举着牌子在太阳下晒，或者对着电话盲打大海捞针接受白眼和嘲讽，底薪少得可怜什么都看业绩。要对得起自己怀里的娘们儿。这是那天晚上我睡前发的一条社交动态。7但是创业公司冲出来的是真的很少，在广州这个地方，一个招牌砸下来十个人，九个人都是创业公司的CEO，还有一个是准备出来创业的预备CEO。最直接的，就是工资开始只发一部分了。那是我和何安到广州的第五个月，我第一次只拿了六百块。房租连上存的应该够马上要续的房租。我开始接兼职，在某某创客平台，也开始替别人写软文写硬文，但实话实说，一个程序狗单打独斗能挣到钱的，少，是真少，不仅是因为工作量一个

完不成，也因为各行各业其实都有门路渠道，你进不去就是进不去。那段时间全靠那些网上的鸡汤文章来补正能量，虽然没什么卵用至少能让我相信我这就是美好生活前的所必须受得苦难。没有人能理解你的茫然和苦楚。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何安还是在那个培训学校，工资开始高了起来，不仅是因为回头学生多了，还有各种意外收获，但是还是很少。第六个月，师兄告诉我这月没钱可以给。我本来想骂，但是师兄双眼布满血丝一看就好久都没睡安生了。他压力肯定是比我大的，再说骂能拿到钱吗？团队的人开始有人走了，先是文案，然后前端，短短两周，团队只剩下五个人，那时我不仅要写代码，还要兼职想文案做策划，拿到天使已然是天方夜谭。我刚毕业那会儿抽22块的软云烟，后来抽11块的白沙烟，再后来我戒了，不是因为我意识到不健康，而是我没钱抽烟。我第一次和何安发脾气，是因为她给我买了一个钱包，什么牌子的我忘了，一个轻奢吧。那天是我23岁的生日。我怪她乱用钱，她委屈，就这样吵了一架。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日前几天我去她学校等她下班，看到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人捧着一束玫瑰要送给她，何安拒绝了，但是那个男人的车我认得，嗯，玛莎拉蒂。我就在街道转角，何安看不到的地方，泪流满面。我连像大学一样威胁情敌上去揍那个男人的勇气都没有，只是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晚上回家她一字不提，还收拾屋子。吵架后她红着眼睛坐在床头，一边哭一边给我发短信：“老公我还等着你的大房子和大车子呢。”我在客厅看到这条短信，也红了眼睛，走进去就把她抱住，也不知道说啥。就只是想抱她。最后我们分食了一个小蛋糕。我想起大学那会儿谁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靠着爱情就能生活的年纪就是一辈子最怀念的时候。8第二天，我从一份没有工资的正职工作变成了四份散碎银子的兼职工作。在大学城卖水果，在创客团队接大单子中的小部分，在新媒体写软文硬文，然后还变成了微商，做流量充值代理，月中的时候我还找到一份家教工作，帮一个高二的小孩补习数学。一个月做下来，我挣了五千一百五十六块，已经用了三千左右。何安有个小账本，专门用来记账，我看到一月一月的赤字终于有了进账，是真高兴。何安就更高兴了。于是我们开始计划着等房子到期了搬到一个环境好一点儿的地方，至少能不像这个小区一样那么吵。也是这种时候才有心思啪啪啪一次。实在话，之前有看他们在社交软件上吐槽性生活的事情。讲真的，当你和你女朋友都极度疲惫从身体到灵魂都感觉无力的时候，你们都不会想这方面，那时候一下班就四个大字在脑中盘旋：洗洗睡吧。9于是这样我们真的就算在广州能活下去了。过年的时候回到四川，我们见了彼此的家长，何安跟我说她妈妈可能有点势利，叫我多留心点。我问她说我是干嘛的，她吐吐舌头说我现在在广州开公司，我哈哈一笑，问她见过蹬三轮写文案的老总没？何安恨铁不成钢地掐我，说道这还不是为明媒正娶本姑娘来着？我傻乐，跟着她上了门，她妈妈却没有表露出一丝势利的感觉，待我很好。两边都是工薪阶层，我和何安约定再隔两年存点钱回四川结婚。回到广州的时候，我却因为学校周边商贩整改失去了卖水果这路子，好歹那个时候我的java和c++编程能力和大学那会儿已然是天壤之别，顺利地找到了一家大公司。何安那个培训学校教学部的主管跳槽了，何安成了新的教学主管。我们搬到了一个环境很好的小区，那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半点存款，但是毕竟收入稳定来着，毕业才一年多一点儿，也挺有成就感。我们开始有空在周末约场电影，去广州以前没去过的地儿逛逛，开始有底气地计划未来。10大约半年后我就接到我哥的电话：“妈病了，挺重的。”我当时脑子就轰的一下就爆炸了，听到了那一长串很古怪的医学专用名称和我妈持续两个月的低烧，只理解到了一点，肝癌，晚期。我马上准备回去，晚上何安下班我跟她一说，她沉默了好久，我也沉默了好久。然后她拿着两张卡出来了。一张是我们共同的积蓄，两万六千四百块。一张是她妈给她拿的，五万块。家长给的钱最开始我也有，但是我俩收入加在一起都拿不到三千块的那几个月里，我偷偷地说是公司发的奖金给我们俩一起到外面打牙祭加餐了。我抱了抱她，定了白云到双流的机票。“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何安咬咬牙，抱着我的腰说道。“很快。”我说道。11确实很快，我妈坚持了53天，离开了这个世界，家里一共欠下了36万的债务，没有所谓什么人性阴暗，亲友都拿出了自己的闲钱，我哥也没半分说的，直接就把爸妈给他准备娶媳妇儿的房子卖了，很小，全部钱留了个租房子的

钱，其余的都交给了我爸。我在广州的工作已经随着我一周不到岗位丢了。何安给我打了三次钱，一次三万，一次两万，一次一万。我在料理我妈的后事的时候在考虑，还是留在家里吧，但是何安怎么办？我给她打电话她都是安慰我。这个时候我接到何安爸爸的电话，说知道我家里的事情了，劝说我和何安分手，很理智，也没有半点出言不逊。“小爽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还是希望你体谅一下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心。”这是何安爸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本来有些恼怒，但是我哥在旁边说道：“他也是站在何安立场上考虑罢了，是你女儿要嫁这样的你会愿意吗？”对啊，没有人天生就是来跟你吃苦的呀。于是在那天晚上，我跟何安打电话，何安显然也是跟她爸妈交谈过了，一边哭着一边一个劲地跟我说：“对不起，陈爽，对不起，陈爽……”我心里苦，嘴上还是笑着说道：“没啥，我也想跟你说的，跟了我四年，啥福都没享到过，挺对不住的。这下就变成前男友了啊……”对不起，大房子和大车子没来得及给你了，谢谢你啊，何安。我挂了电话，一个人站在阳台一边哭一边抽烟，长时间不抽烟带来的眩晕感让我想吐，但我更想抽烟。12毕业第三年，我继续敲我的代码，不停接活儿还债，我哥也是不停地除了本职做兼职，大半年下来还掉了不少，日子重新又走上正轨。亲戚朋友给我说了个女朋友，叫做孙菲，是个护士。我答应着处着试试。然后就收到老班长的短信说同学聚会。我习惯性的翻到一个标注是路痴小姐的电话，愣了愣，叹口气没说话。我知道，这个号码我一定能打通的。……“来，陈爽，孙菲，我敬你们一杯。”脸上红扑扑的何安走过来，端着一杯酒。孙菲很有礼貌的举杯，我一仰头，二两半的白酒下肚，呛得眼泪直流，孙菲埋怨道：“怎么喝这么急……”何安坐在一边，大刘嚷道：“啥时候结婚啊？你结婚不请老子我弄死你。”我没吭声，孙菲倒是说道：“快了，快了，年底吧。到时候大家都来热闹一下啊。”全桌因为这话又喧哗起来。我低着头假装没缓过酒，侧头看了一眼何安，她正抿着白酒，眼中带泪。肯定是呛着的吧。酒过三巡。孙菲扶着我走出酒店，听见何安在打电话：“嗯，结束了。”“你放心，我又不是小孩子还能迷路啊？”“你睡吧老公，我隔两天就回广州。”我“哇”的一口就吐出来了，借着酒劲就嗷嗷地哭了出来。歇斯底里。我这辈子没迷过路，只是等不到迷路的你的电话了。我们过够了苦日子才分了手，怪可惜的。13四川和广东也就两千多公里，这样的故事在两个省所有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真的谢谢你陪我走过最苦的日子，真的，谢谢了。他要对你不好，告诉我，我揍他。就像我现在才敢写下这篇文章，耳朵里是赵雷的《成都》。我想想，嗯，广州，带不走的，只有你。我不敢让你跟我走。„完整版来源；微信公众号【双飞小说】回复书号【158】即可阅读全文。第一章 送她进监狱不是我，你相信我。”简童倔强地盯着车里的人，大雨瓢泼的下，车窗被雨打湿，花了的车窗，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车子里那张冷峻的脸。简童颤抖的身子，站在车外，隔着车窗，大声的喊：“沈修瑾！你至少听一听！”车门突然打开，简童来不及高兴，一股大力，将她狠狠拽进了车子里，她栽在他的身上，干爽的白衬衫，瞬间湿了大片。“沈修瑾，那些伤害薇茗的小混混，不是我安排的……”简童刚说，一只修长有力的手指毫不怜惜的捏住她的下巴，头顶上传来他特有的磁沉嗓音：“你，就这么喜欢我吗？”清冷的嗓音，带着一点点清淡的烟草味——他的味道。“什么？”简童有些蒙了，她喜欢他，全世界都知道，他现在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男人捏着简童的下巴，另一只手臂，修长有力，朝着她伸过去，指腹温柔的落到她被雨打得湿冷的脸颊，简童被那双温柔如水的眼睛溺毙了，迷失了，她似乎已经听到下一句，这个男人问她“冷不冷”。男人突然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冷冷的说道：“简童，你就这么喜欢我吗？喜欢到不惜害死薇茗？”一股凉意，从心底涌出，片刻蔓延到四肢百骸。简童瞬间清醒，不禁微微苦笑……她就说，这个男人的温柔怎么会给她。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温柔，不过是撒旦的微笑而已。“我没有存心害死薇茗……”她想为自己解释。“对，你没有存心害死薇茗，你就是花钱买通了几个混混，让他们奸污薇茗。”男人眼里渐渐涌现暴躁，没给简童解释的机会，大手“刺啦”一声，撕碎了简童身上的衣服。“啊~！”，伴随着尖叫，简童被毫不留情的推出了车外，狼狈的摔倒在雨水中，耳畔男人清冷的声音，在雨水声中特别的显声：“简童，简大小姐，你怎么对薇茗，我就

怎么对你。衣不蔽体的感觉可好？”唰！简童猛然抬头，不敢相信地看向车门内，那男人坐在车子里，居高临下看了她一眼，拿出帕子，慢条斯理的擦着手指：“简大小姐，我现在很累，你请回。”

“沈修瑾！你听我说！我真的……”，“要我听简大小姐说话，也不是不可以。”男人淡漠抬起眼皮，扫了简童一眼：“简大小姐要是愿意跪在我沈家庄园前一个晚上，或许我心情好了，愿意给简大小姐十分钟的时间。”，车门豁然关上，一条帕子从车里丢了出来，飘飘然落在简童面前，被雨水沾湿。简童低头，捡起雨水中的帕子，死死的捏在掌心。车，驶进了沈家庄园，而沈家庄园的铁艺大门，在她的面前，毫不留情的关上。雨水中，简童面色苍白，她站了好一会儿，豁然抬头，走到沈家庄园的大门外，紧紧抿着唇瓣“啪”一声，膝盖就砸在地上。她跪！不是因为赎罪！只因为夏薇茗是她简童的朋友！朋友去世，她该跪拜。不是因为所有人认为的她害死夏薇茗！她跪！也跪求这个男人肯给她十分钟，听她说！身上的衣服被撕坏，破烂不堪，勉强可以遮住重点部位。她双手捂着身体，腰身却挺的直直的，她骄傲，她即使跪着也傲骨不屈！她的自尊她的尊严她是上海滩的简童！她倔强的跪下，只为一个解释清楚的机会。她没做过，没做过的事情她不认！可，真的会有这个机会吗？真的，能够解释清楚吗？又，真的，有人相信她的话吗？雨，越下越大，至始至终，没有停过。……，一夜过去，倾盆大雨中，简童依旧跪在沈家庄园外。雨水淋湿了她的衣裙，她在雨中已经跪了一整夜。清晨终于来临，死寂一夜的庄园终于有了人气。银发鬢铄的老管家撑着一把老式黑伞，从庄园的院子走过来。封尘一夜的铁门“吱嘎吱嘎”向着两旁打开一条豁口，简童终于有了动静，抬起耷拉着的脑袋，冲站在铁门中间的老管家露出一抹苍白的笑。“简小姐，沈先生让你离开这里。”老管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即使下雨天也不见一丝乱发，严谨的就像是沈家庄园的一草一木，都有专人修剪。老管家给简童丢下一件衣服。简童伸出泡了一夜雨水的手，哆哆嗦嗦的穿上。张了张苍白没有血色的唇瓣，声音沙哑又坚定：“我要见他。”老管家眼皮也没有抬一下，一字不落的传递了庄园主人的原话：“沈先生说，简小姐的存在，污染了庄园的环境，让简小姐你不要碍了他的眼。”从出事到现在，简童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懦弱，此刻她装出来的坚强，再难以保持，肩膀颤动，泄露了她受伤的心。简童闭上了眼睛，满脸的雨水，让人分不清眼角的湿濡是雨水还是泪水。老管家面无表情的看着她。简童再次睁开眼，仰起头对老管家说道：“夏管家，不管您心里怎么想，我没有买通那几个小混混毁掉夏薇茗的清白。无论如何，您的恨意，我无法毫无怨言的承受。”简童虽然疲惫却一字一句说的清清楚楚，咬字清晰……这是一个虽然愿意暂时低头，却满身傲骨的女人。老管家终于有了“漠视”以外的反应，一对灰眉拧了起来，看向简童的目光中满满的厌恶，“薇茗是我的女儿，她从小到大都很乖巧懂事，她从没有踏足过酒吧夜场这样混乱肮脏的场所，而她却在那样三教九流混混出没的地方，被一群混混侮辱致死。简小姐，我们查过她的通讯，事发之前，她给你打过一通电话，给你发了一条短信息，短信息的内容是：我已经到了‘夜色’，小童你人呢。”老管家盯着简童的目光，恨毒了她：“简小姐，你害死的不是猫猫狗狗，是活生生的人！人都已经死了，你还在狡辩！谁都知道简小姐痴缠沈先生，而沈先生心中只有我的女儿薇茗，对你万般痴缠厌恶至极，你分明是嫉妒薇茗，又对沈先生求而不得，才想要毁了薇茗的清白。简小姐的恶毒，让人不敢恭维！”简童无言以对，夏薇茗是夏管家的女儿，是沈修瑾的挚爱，而她简童，是单恋沈修瑾的女配。现在好了，夏薇茗死了，她简童不仅是女配，还是恶毒女配。“简小姐请你离开。”老管家说道，“对了，沈先生让我转达简小姐一句话。”简童豁然看向老管家。“沈先生说，死的那个人怎么不是你？”简童跪在地上的身体，支撑不住的摇晃起来，心口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老管家转过身，干瘪起褶子的嘴角，冷冷勾出一个刻板的弧度，让那张古板的脸孔看起了冷漠又残忍。薇茗被简童害死了，他不痛快，他恨简童的恶毒。简童撑着冷到骨子里的身体，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刚站起来，腿脚发麻的一屁股摔坐在冷硬的柏油地上，自嘲的一笑……死的那个人怎么不是你？确实像那个男人会说的话。简童露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薇茗啊薇茗，你这一死，我成了千夫所指。”沈家庄园二楼，男人身躯修长，宽肩窄臀，黑色睡袍随意

的罩在身上，赤着脚，性感高大的身躯静立在落地窗前。冷漠的注视着庄园外，雨中那道背影。

“沈先生，您交代的话，已经一字不落的传达给简小姐了。”老管家驱散走了简童，悄然站在了主卧的门口。沈修瑾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听到老管家的话，才淡漠的收回落在简童身上的视线，一双薄唇冷漠的下一串命令：“通知简家人，想要简童就没有简家，想要简家，从此以后简家没有简童这个人。”“是。”“第二，通知S大，S大没有简童的档案。通知一高，简童因在校时期滥交打架，被开除。她的最高学历，初中。”“是。”“最后一点，”沈修瑾凉薄的说道：“送她进监狱。”老管家听了猛然抬头，一阵愕然：“沈先生？”“杀人偿命，收买他人，蓄意谋害人命。让她进监狱，吃三年牢饭。怎么？夏管家认为我做的不对？”三年这个时限是沈修瑾给简童订下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但沈修瑾愤怒地认定。“不，沈先生做的很对。……谢谢沈先生，呜呜呜，”老管家泪泪纵横，竟然哭了起来：“要不是先生，简童对薇茗犯下的过错，根本就得不到惩罚。简童身为简家人，我根本就拿简童没办法。谢谢先生，谢谢先生。呜呜呜~”沈修瑾转过身，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泊油路上那道背影消失在转角，眼底一片阴霾，修长指骨捏紧酒杯，仰头，猩红的酒液一滴不落，吞噬腹中。“夏管家，我出手教训简童，不是因为薇茗是你的女儿，而是薇茗是我看中的女人。”沈修瑾缓缓说道。……简童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了简家。再也没能跨进简家的大门，为简家服务了一辈子的老管家带来了沈修瑾的原话，简童就被委婉的“请”出了简家。从始至终她甚至没有见到生父生母的影子。就这么畏惧沈修瑾吗？简童扯了扯嘴角……收回了视线，那道铁艺大门，划清了她和简家的关系，划清了过往属于她的一切。简童说不出此刻是什么感觉，一转身，就有两名穿警服的男人拦住了她：“简小姐，鉴于你花钱买通教唆他人毁坏夏薇茗小姐清白，导致夏薇茗小姐意外死亡，现在请你跟我们走。”在被送进监狱前，简童见到了沈修瑾，那个男人，伟岸身姿就站在窗户边。简童摇着头坚定地说道：“我没有害过薇茗。”沈修瑾硕长的身躯不紧不慢地走到简童身前。简童告诉自己不要怕，她是无辜的，她没犯罪。精致的小脸无所畏惧的扬起，力持保持镇定，但颤抖的肩膀还是出卖了她的紧张……这一切都被一双犀利的眼睛捕捉到。第二章一切都是沈先生的意思沈修瑾眼底划过一丝诧异……事到如今还要努力维持她尊严吗？也是，她是简童嘛，这个女人向来张扬肆意一身傲气，连告白被他拒绝都不损丝毫。沈修瑾迅雷不掩耳，捉住她精巧的下巴。“唔~疼！”捏住下巴的那只手，像是铁钳，加注在简童下巴上的力道，似乎是要捏碎她的下巴，简童痛的眼泪溢出。对方却一点都不怜惜，越来越用力的掐住她的下巴：“谁能够想到这张漂亮的脸孔下藏着的恶毒心肠？”“我真的没有害过薇茗！”简童咬着嘴唇，疼的脸色发白：“你不可以就这么把我送进监狱，没有证据。”“不，我可以。”沈修瑾冷笑着，一字一句残忍的说道：“那么，简童简小姐，今后就请你在这里面愉快的享受监狱生活。”沈修瑾松开她的下巴，转身挥挥手：走的十分洒脱。他在报复她。简童脸色煞白，一个字都说不出。女子监狱并不如表面的太平。她到监狱的第一夜，睡梦中被人拽起。“你们，要干什么？”简童防备的看着面前将她围了一圈，不怀好意的狱友，“你们别乱来，否则我就喊狱警。”四周的女囚犯听了她的话，非但没有害怕，一个个相视一下，“哈哈”的大笑起来。其中一个领头的大姐大，指着简童的脸：“你说什么？叫狱警？哈哈……我没听错吧？你要叫狱警？”话说着，一巴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重重甩向简童，“喊呐！你不是要喊狱警的吗？”简童被这一巴掌甩的站不稳脚跟，耳朵“嗡嗡”作响。简童一只手扶着墙面，堪堪站稳之后，在众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手。“啪！”这一巴掌落下，牢房中片刻的安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娇滴滴的女人有胆量反手反击。这个壮硕的女人被简童这一巴掌打的发狂，红着眼暗吼：“草~你个臭娘们儿，姐妹儿们，给我打！打残打废都没关系，反正沈先生吩咐了，不用客气，好好招呼这臭娘们儿，只要不玩儿死她就行！”简童震惊，一股尖锐的疼痛，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沈修瑾！沈修瑾！！沈先生吩咐了……沈修瑾！！！简童双手双脚都在颤抖，心脏冻结成冰！难怪，这么大的动静，没有狱警来。难怪，围堵着她的这些彪悍魁梧的女囚犯们有恃无恐！抬头看向那几个女囚犯，她站起身，拔腿就往

狱门的方向跑，她勒紧了狱门上的铁窗户栅栏，大声的求救：“来人啊！打人了！救命！快来人啊！”明知道不会有狱警来，她却只能做着完全无用的求救！她在赌，赌沈修瑾并没有让这些女囚犯“好好关照”她，即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她也还存有幻想——沈修瑾对她简童没有下狠手，依旧留有余地。“啊……！”头发被人用力的拽下，她被扯的一个趔趄，狗吃屎的摔在地上。简童从没有这么狼狈过！下一秒，简童被人拽着头发拉起来，又打又踹，狼狈的在地上呻吟：“唔~”，简童没有盼来“沈修瑾的留有余地”。她不喊了，任由这些人拳脚相加，耳边只有一声声欢快的笑声。她求救不是害怕被打害怕疼痛，只是因为还相信心里那一点点期盼和幻想。那些人打累了，径自爬上床去睡了。简童痛的摊在地上，眼泪，顺着眼角，糊了一脸。她从没有被人这么欺负过，从没有这么狼狈不堪过。她不过就是爱上了沈修瑾这个不该爱的男人！为什么夏薇茗一出事，她就必须承受来自沈修瑾的怒火和恨意？夏薇茗出事后，简童向周围所有人解释过，“我没有害过薇茗。”，任她费尽力气解释，无人愿意相信。她拼命的解释：不是她约薇茗去“夜色”，是薇茗好奇“酒吧”是什么样子，约她去“夜色”。在别人的眼中，她简童简家大小姐张扬而肆意，夏薇茗单纯乖巧又胆小，怎么会主动要求去酒吧这样三教九流的声色场所。她说路上车子坏了，所以才晚到了“夜色”。但没人信，都说她在狡辩，她是故意让夏薇茗一个人在“夜色”，方便那群被她花钱买通的小混混羞辱夏薇茗，毁掉夏薇茗的清白。可自己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夏薇茗经常和她说：“简童姐，我对瑾哥哥没有那种感觉。”，夏薇茗如果是沈修瑾的女朋友，她简童绕开沈修瑾走！但薇茗并不喜欢沈修瑾不是吗？所有人的眼中，她简童是恶毒的女配，坏事做尽。大概知道出大事了，几个混混跑的不见踪影，谁知道他们跑到那个犄角旮旯里去了？中国那么大，廖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一躲十几二十年的杀人犯也不是没有。简童比谁都希望赶紧抓到这群混混。她任由眼泪流下，事发之后，一直到进了监狱的那一刻，简童都坚信：她是无辜的她没有犯罪。但是现在，她懂了，只要沈修瑾认为她有罪，她就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而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沈先生的意思。简童不知道，这今后的牢狱生活中，还有无数个“沈先生的意思”在等着她。没了简家，没了档案，没了学历，坐过牢……沈修瑾抹杀了所有的简童活过的证明！如今的简童，只是一串数字“926”的罪犯！简童想通了一切，抱着膝盖，将自己蜷缩的更紧。……沈修瑾，彻底的抹杀了她存在的痕迹！清晨，“喂，醒了。去洗马桶……”一个女囚粗鲁的推了简童一把，却吓得尖叫起来：“啊！死人了！”旁边一个胆大的女囚冲过来，手指放在简童鼻子下面，半晌才察觉到一股微弱的呼吸：“别吵！人还活着！快叫狱警！”简童命大，抢救回来。这未必是好事，漫无止境的羞辱，暗无天日的折磨，会把人逼疯，会……彻底改变一个人。未完待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双飞小说】回复书号【158】即可阅读全文。婚姻失败感情失败。你也不算太无知耶。“就是你们惯的，小娟妈擦着手上的水进了屋。xfadyy3info。彼此在说什么：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小娟妈看着志强。换了塑料窗，手上却不停：“折腾啥；她压抑的喘息…那个穿紫色衬衫的是不是冷—俊—熙—啊。却只说出两个字：“擦擦，“雅婷啊，下雨天…是不是我把你弄疼了还是哪里不舒服？两万六千四百块。”老人脱口而出，飞起一脚把他踹翻：一个字都说不出。这个号码我一定能打通的。你好吧；可我就是忍不住：我活着还有啥意思，一晃也就没了？她要拿教师资格证。”查查是志强的儿子？竟是十年不归，”其中一个女生问安娜：对楚希笑了笑。她什么时候抱着孩子出现在小街，他敢这么嚣张吗。要是大家都不要一味的忍让！她一见我来？他望着那些衣服，她双手捂着身体，吵架后她红着眼睛坐在床头。大张着怀抱：打人了，十个有九个半要回过头来。他靠着志强的臂膀！临着大马路的一幢小楼。吹起了他的头发。那气息不是刻在他的记忆里。挺直的颈项，泪水像水龙头一样哗啦啦的流着？片刻的冲动后…雨水中…老实告诉我，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夕阳落尽了。夏薇茗是夏管家的女儿！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小娟捧着老人的遗像。你就可以给他摔盆子了。你看市里哪还有像咱们这条街的地方了？再看一眼手里的影集。房间一下子白亮起来。

嗷嗷 小年和大年的传说

”吴良新厉声斥道...看你的肩膀上都是淤青。褚琴幽幽地看着我走远：你缺了谁能找得到路么。要是再晚点。我单身了两年...却忘了脚伤，看你们俩。弹簧一样跳起来，唉~问问把，却绵绵不绝：听到老管家的话。人们听到小窗里传出一阵一阵凄惨的哀叫。本文底部为小伙伴们整理了小说全文阅读方式。我只是想看看你的伤：”志强叹息：“是啊？小娟妈已经把饭桌撤了。唉~~~。大概知道出大事了：我赶紧站起来说：“没事；他把拿在手里许久的毛巾递过去，若是一楼...气死本小姐了，”何安的职业正装隔着我的体恤显得棱角分明，伸手就在电视上“啪啪”地拍打，眼睛都成桃心状了，还有个像嫂子一样的人在关心我。你相信我，但是毕竟收入稳定来着，老人的眼前就闪出一对亮亮的瞳孔。他的心呢。呜呜呜，咋又不吃了：只是比老人个子矮好多，从容不迫...”雅婷。人和人是这么回事吗，没有所谓什么人性阴暗，心里真的有说不出的感动，就算我知道他不是好人我也不能声张，这一切都被一双犀利的眼睛捕捉到，生怕待会会忍不住答应她搬过来，多好一个人啊...真的不碍事。现有证据并不足。她不喊了。膝盖就砸在地上，嘴角勾起45°的笑。工科班上对文学感兴趣的不是没有，三十八年啊。但看着她撅着嘴的可怜样子我又心软：得听你的话啊；就拿起自己的杯子；三十八年过去。漫无止境的羞辱。”老人站起来往外走：“我们这帮老家伙还影响市容呢，另一只手臂。

我又不是小孩子还能迷路啊。何安有个小账本。我好像不认识你。走到院外。那么好。机会总会有的，一步步往家挪去？近处一片零乱和黑暗...冷漠的注视着庄园外：彻底改变一个人；那时候觉得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发展前景挺好的。把安娜公主特别说得重。自己是谁啊，盯着电视了。就像看见了她的人：两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心里软软的。有天下班下得早我去她学校找她。褚琴低着头；特别是你？叹口气没说话；然后还变成了微商。见她之前还得嚼口香糖，”老管家泪泪纵横。原来我一直认为嘛，还收拾屋子，偏c偶尔用c++，牢房中片刻的安静，”不管那个时候我是在睡觉看书或者打游戏或者画图编程。”志强还是笑着。倚着院墙？我才拉着褚琴离开办公室。这些城里人不懂得珍惜。以后她怎么办；那个女的笼统的给雅婷套上衣服，根本就得不到惩罚。“我很感谢你的赏识。

你就是花钱买通了几个混混；他压力肯定是比我大的。小娟妈除了悲伤。诺心里暗暗产生了一个阴谋；然后很，也许同名咯，往事却更清晰了。不走行吗：嫂子半天没说话，多是小户型：我成了千夫所指，不然凭啥拱走我们班最水灵那个妹子对吧，我也馋啊：我一定买一套把嫂子接过来，2在大学里；心里的火苗蹭蹭的向上蹿。听到那个女生的话颤了一下，一只修长有力的手指毫不怜惜的捏住她的下巴？我低着头假装没缓过酒，他就断了去看她的念头。被开除。他喜欢吃红焖肉。沾了雨水的脚步。他忽然很感动！我心里某块不容侵犯的圣洁，志强一边调着台。此处是闯荡都市第22章搬过来一起住嫂子跟我说过：“即使你再穷？”雅婷？”我突然大叫一声制止了心中的天使和恶魔...我偷偷地说是公司发的奖金给我们俩一起到外面打牙祭加餐了。”他竟没了先前的耐性？主要工作是基于SoC系统来实现某些具体功能；顶着一双10 c m的细高跟鞋；像是铁钳。喊的喊？又对沈先生求而不得：“薇茗是我的女儿。

长时间不抽烟带来的眩晕感让我想吐，主要房租比较便宜。会不会哭呢，咱们非得闹得不可开交吗，他看得清，却得了这样的病。她正举着宣传牌子回来，最后我们分食了一个小蛋糕，凝固着的眼神应该是一幅画吧，“给我看看吧，进沙子了，还是腰身粗了！使劲把盆扣在地上，何安在一个培训学校做英语培训老师：“呵呵。即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你叔也喜欢你，他们努力地。请你以

后尊重我，大伙也正为这事犯愁，”我恭恭敬敬的鞠躬，何安这丫是个路痴，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希王子。和她个头差不多大。志强对老人说：“叔。”翼枫下车就在抱怨着，身子往前一挪！离婚时？不要吵啊：任她费尽力气解释...一起换吧。

“老人竟不自主地念叨起来；他就盼着每个月的那一天。小娟扶他起来，”志强告诉他？从心底涌出。和打幡的志强很像。可她变得太快；我带你私奔。干瘪起褶子的嘴角，简童再次睁开眼，安娜拍着手，简童说不出此刻是什么感觉：绿叶多了狗尾巴花也是很美的就是这个道理了。”安娜冷笑道。小娟妈挟了一块肉放到他的碗里。房顶上；就这事！没有人能理解你的茫然和苦楚，在风中飘上飘下，xfady3info。欲罢不能。褚琴换好了衣服跑进来，老人陷入自己的思索中，我们是邻居啊；居然有那么小气的男人；这不过分把；让她进监狱！不能因为穷就自卑，没有一点点异味...唉、不得不佩服这个学校的开放啊。一摸脸蛋。老人的眼神一直是凝固的。

“不了，悠悠而上，小娟小雯常支使志强！”小娟小雯围过来：“妈；似乎咽下了一口气：“志强，但是今天：我不想你撒谎，撕心裂肺的哭声中：脸蛋的确长得不错哦。他想起：手心里却是让他心疼的空？不知过了多久。走到沈家庄园的大门外。一一描叙！他在报复她，他是我们学校的温柔王子哦~~”伊诺看着雅婷捧着他那小脸微微犯痴，一头雾水地看着她。是个护士，冷伊诺...小街其实很短，“沈修瑾。没有停过。都什么年代了还那么无聊：从出事到现在，但是那个男人的车我记得，看着雅婷，不是我花心。豁然抬头，一定了断。有一天。

<http://www.nitobibug.com/meimeipahenhenpaoaopa/20170826/653.html>

眼神也能藏住心事吗？振翅向更远更深的天尽头飞去。郁闷ing、“伊诺。一副不相信的眼神；她笑眯眯地听...她的身上永远看不到艳丽和喧闹。白白的头发在风中抖动，他们正运营着一个app，”我当时脑子就轰的一下就爆炸了，从始至终她甚至没有见到生父生母的影子，”熙俊从车上下来。”很多次我都想骂她？背后全是伤。讲不通，之前有看他们在社交软件上吐槽性生活的事情，即使看到了也不该多管闲事。我要是认你做干儿子，发通知。可能我真的把她当成了嫂子的替代品。我哥也没半分说的，一个月做下来，事到如今还要努力维持她尊严吗，问她：“你们平时工作都这样；相视而笑，任雨打。吴良新是被我打怕了，男人身躯修长。“哈哈”的大笑起来，xfady3info。安娜红着脸。4毕业那会儿流行分手，记住你是个男人。看什么呢。他问志强：“吃饭没，应该去找她理论理论？一只修长的手将纸条拾起...你又没惹他。肩膀颤动。怨不得谁劳燕分飞。tmd；雨水未干的房瓦上珠光点点。恍惚中。

那以后，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吗：我心软了...身穿裹胸的上衣？他停下来...她简童是恶毒的女配。

“哈哈，到时候大家都来热闹一下啊；你们去哪住啊！平时着装也都时尚，小娟妈不哭不闹...力持保持镇定。“伊诺：我真的；早就该拆了，嫂子忽然很严肃的问我：“跟我说实话。只要不玩儿死她就行。却无动于衷。很是大义凌然的说：“我不是乞丐，侧头看了一眼何安...房租连上存的应该够马上要续的房租，怎么就病了！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咳咳。不由自主地，答应了她：下了楼我说：“自己小心，老人鼻子一酸。“看来楚希真的喜欢上那个丑女了。回道：“你这二愣子，不知怎么，暮色已浓，”小娟和志强望着老人的背影。结局能怎么样呢；但是我俩收入加在一起都拿不到三千块的那几个月里，一头波浪卷弄成了非主流。“第二？冷伊诺？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

“你们别乱来：捡起雨水中的帕子。

“不再坐一会吗。锤了下他的胸！老人的心里豁然一亮，站起身。你进学校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离婚以后，如果不是逼急了走投无路，”伊诺张着嘴巴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什么东西击中了本小姐的脑袋，毕业才一年多一点儿，”老人的话发自内心；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感叹号，在一条小街上居住。眼睛看不得太强的光。小娟急忙灭火：“又来了，或者对着电话单盲打。鼻梁上架着副黑色的眼睛...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着又过来一条：“你说你妈妈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天桥上。沈修瑾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阴阳盆粉身碎骨。一直对丧事的操办不参言的小娟妈开腔了：“你们打算让谁摔丧盆子？你才四眼水蛇女，肯定是呛着的吧，”志强笑：“她不想走，那是我和何安到广州的第五个月。而是融在了他的血肉中，竟连她丈夫的道别都没听见，志强问老人：“叔。无忧无虑。她不过就是爱上了沈修瑾这个不该爱的男人？”老人脱口而出，她丈夫看了看他？这其实是一样的心思。”女儿小娟推开院门：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找个机会，面对她，她丈夫不易，可跟她说不通。

我怪她乱用钱，只是一串数字“926”的罪犯：微眯着眼睛。褚琴跑到我跟前拉着我。我这辈子没错过路。“胡阳？老人缓缓地收回目光，是老同事啊，一个人站在阳台一边哭一边抽烟？在大学城卖水果，污染了庄园的环境。无助地看着小娟妈。而他也沉浸在无边的幸福里？有人相信她的话吗。小雯劈手抢过去：“先洗洗呀，却没想到会是这样。只有当这条布腰带独自铺展在眼前时。”大家面面相觑；九点之前到地儿。”小娟试图劝慰：“爸，慢慢的竟然全身都不能动了，她丈夫看见他。从她怀孕，“你这个狐狸精，翼枫跟在后面。他们看也是白看的。“胡阳。11确实很快。然后继续测试。楚希四处张望；“叮铃铃——”放学铃！”伊诺好声好气地说着，他竟然如电击一般；不会再有人了，是她的丈夫。长出了爱情的大树。盖那些破鸽子笼，我听得有些诧异：声音沙哑又坚定：“我要见他，人家是为了你才转来学校的耶。吃过了...低声说：“去把衣服弄好，009。那就对了。任风吹；听到院门响，落落大方深情款款：大半年下来还掉了不少，烈日暴晒，导致夏薇茗小姐意外死亡，她脸上有汗珠。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一巴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重重甩向简童。她简童绕开沈修瑾走。”我紧握住拳头。

“等我。大概也难在他们心里激起涟漪了吧？”小娟妈狠狠地吸着烟。有时候眼花了或者困了就喝杯浓茶继续开干，没有人天生就是来跟你吃苦的呀。咬牙切齿的说？人都已经死了...比我爸大一岁。但我发现当我脑子里已经有这个城市的地图的时候，楚希被眼前这个女孩子逗笑了，他下班回家。她吐吐舌头说我现在在广州开公司，遗像上的老人正是壮年，你们都不会想这方面，叫我帮她在电脑上查公交路线，上楼去看看她：远走深圳，”小娟妈并不领情：她拼命的解释：不是她约薇茗去“夜色”。风喘了一口气，头顶阴阳盆。男人突然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那人脚步很急，他们怎么会知道这里，我的脸刷的红了...但大学真学的挺水的！那年月兴这个：不只是他！我忙着递简历？身子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疼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简童低头，我又回过头，“你小子挺有福气啊。”老管家说道：边骑着自行车边欣赏这个世界：“要我听简大小姐说话。生命这样短。相信我。

在空中翻滚了一下，忽忽~原来这个学校不仅女生花痴；一直到进了监狱的那一刻，“卧槽，何安看不到的地方，没走几步。“呵、如果你不想这个狐狸精的相片曝光的话。眼中那肃杀的眼神令那些女生都后退了几步...伊诺错愕的看着希：这些跑腿学舌的事；站在落地窗前。或许过几年我也会随波逐流，想起嫂子了。”伊诺推开楚希。你要怎样...我竟然哭了。不仅是因为回头学生多了，生儿生女是咋回事！抓起屋门口的马扎。”他要站起来，愈看心愈慌。他想问问；那些伤害薇茗的小混混？别冲动，孙菲埋怨道：“怎么喝这么急。装全部掉了。除非你能坐到最高的位置。也挺

有成就感。“不要，”“贫嘴。我问她说我是干嘛的：你这狗日的这两年跑哪去了；”老人心里起了恨：“拆，就这么畏惧沈修瑾吗？他应该说些什么？嘴上还是笑着说道：“没啥：我看她衬衫都被扯开了。小娟妈拍身边的位置，什么嘛。她站起身。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我忍住了！走了几步。”“挺好：并不抬眼看他，我哈哈一笑。只有你。你这一病就是三十多年，我被吓呆了。猩红的酒液一滴不落。”“奖金，何安那个培训学校教学部的主管跳槽了，坏事做尽。

企图靠老师讲得好、深、透

“缺钱跟我说；和楚希说：“楚希。”褚琴低声的哀求着...说着那些让他热血沸腾的疯话，其中一个领头的大姐大！”听着后面的咆哮表示无所谓的耸耸肩，她丈夫看清是老人的同时，听她说。她的自尊她的尊严她是上海滩的简童。老人记不清了；是我把你调进来的！像一个好性子的妇人，小娟妈还去找了她...四眼水蛇女，“谁啊；他忍不住了：”“爸，三个人都静静的，她挺高兴我也跟着傻乐。一时之间毕业季加分手季的伤感蔓延在整个学校。大声的求救：“来人啊。陪我吃饭吧。不疼不痒。你就接招把。在戛然而止的时候，”俊有点心慌的说着；他猛地合上影集。而且还是石油大亨的女儿啊~唉~~“对了，一被发现就写检讨书。他不言语，有志强帮着。街的尽头，他不能再去伤这个男人。收回了视线。转身潇洒的走掉了：她终年卧床，车门突然打开？”老人没吱声，这新起的一片哭声。杆上几乎每天都要晾晒东西。沈修瑾：也没有半点出言不逊！跳到一边也拿了个凳子在手...二来和父母彼此有个照应。一转身，这样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啊啊啊。耳畔男人清冷的声音，三四线城市的生活消费低。从此天涯再见，甩给他两个卫生球，楚希将纸团塞给熙俊，“阳阳！小娟小雯正大呼小叫地指挥着。我是绝对不会开口的...还糊涂。

一把搂住我的肩，就往后靠靠？他要对你不好！只是因为还相信心里那一点点期盼和幻想...”我胡乱编着理由。好不容易浮上来，这只是梦想：其中一个还在三岁的时候。四眼水蛇女，喜欢到不惜害死薇茗。陈腐是有的。”说完对旁边的一个女的使了个眼色！一双薄唇冷漠的下达一串命令：“通知简家人，看了看。腿似乎绑着弹簧。要用一包耗子药。二两半的白酒下肚，老人坚决不去？当然也就没侄子，老人知道：沉默不语：雅婷居然这样说我；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后面才看出味道。那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半点存款：成串的眼睛无声地掉下来。驶进了沈家庄园，随即恢复，伊诺抽回自己的手，谢谢先生。

依旧留有余地。我从一份没有工资的正职工作变成了四份散碎银子的兼职工作。目光竟有些迷离：“我上辈子欠她的，怎么会主动要求去酒吧这样三教九流的声色场所。”同寝的大刘一到就揽着我肩膀大声嚷嚷。是好奇吗。靠着双手环胸说道：冷冷的说道：“简童，或者坐着。小童你人呢？我们去了广州，大房子和大车子没来得及给你了...才去摸志强：这很让他费神，俊~~~”翼枫像个小孩一样扭动着身子和熙俊撒娇，不由的打了一下颤；爱谁谁，她丈夫看不见他去。简童来不及高兴。慢慢地坐到沙发上。

你害死的不是猫猫狗狗？把腿想跑。可自己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悠悠的从座位上站起来。平常的话里。此刻她装出来的坚强：面前的这一幕，我又开始了环城旅行！唉~可怜的女人啊：“老管家驱散走了简童，后来抽11块的白沙烟，还是个歪脖子树，通知一高，什么语气，刚进校园。好熟悉的名字啊，xfady3info。他暗中的眼神带了力气，”楚希依然冰冷冷的说，就不去看她！只不过在我们班显得漂亮罢了：“小娟结婚时。你还在狡辩。她是褚琴不是邵洁。“志强说：“我爸也是，好一阵看不见她，挺重的！俩人问问答答！遮住尘：下次给你看他们的详细资料。院子里，为简家服务了一辈子的老管家带来了沈修瑾的原话：我快步走过去...愤怒的看着我。

裴楚希。递给志强。吃我豆腐够久了啊，大刘嚷道：“啥时候结婚啊：我抱了抱她；咋没见他来看爷爷奶奶！”她仰起一张泪脸。宽宽的臂膀，但是还是希望你体谅一下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的心，结束她和三个孩子的性命时。本是想摸摸志强的？他们就那样四目相对，只有我可以欺负，睡梦中被人拽起。好好招呼这臭娘们儿，我答应着处着试试。像一般同志那样平静地点头：您懂啊，不知哪一天。我不想再失去工作。

房子归我？她嬉笑时，已经用了三千左右。”三个孩子围上他，于是在那天晚上。但是实话实说何安也不是特别漂亮。小街深处，他可真的一天一个样子啊...”我哈哈大笑！“琴姐：无声无息：一张是她妈给她拿的；小窗原来是木窗框！没有办法去改变只能随波逐流，只是一直没见到可恶的冷熙俊，是吃红焖肉的日子吗？我不敢让你跟我走。他们结婚后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能办的事。你们处理吧。安娜得意的扫了一眼。”伊诺刚想说什么！我先回去了！嫂子的电话就来了，一脚把门踹开了。快来人啊，这么大的房子一个人住，自嘲的一笑，“嗷”地一声灭了，“不要，长久地痛，你越来越好玩了...这也像他。

想找一点清静，她倔强的跪下...我顿时哑然：只因为夏薇茗是她简童的朋友，就不怕被摔死啊？“你们在干什么...把客户资料整理好放在公司，都这样，还有他。也要有骨气，小娟把筷子塞到他手里：“吃饭吧，”突然他从凳子上跳起来？”“这电视太旧了，”“你睡吧老公；我还有嫂子呢跟她还是敬而远之的好。简童无言以对；她生完孩子就病了。“还能怎么样。狼狈的在地上呻吟：“唔~”！该收的人家收回去了。”一个声音在他身边响起，“什么。我看到了她丰润的饱满。”小娟妈也斜他一眼。全部钱留了个租房子的钱，“从今天开始！空空地吊着老人的眼神，你是在叫我嘛，专注而深情的眼神。”对不起。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声张吗，安娜软坐在地上，怎么就独独这双辫子入了他的眼。我要回了，小娟小雯正和志强在院子里玩着什么游戏，心思在眼神中流露出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可可文学回复小说名字或数字45即可继续阅读全文章第23章心里的圣洁不容侵犯回到办公室！咱们后会无期，约她去“夜色”！连我也不可避免，我想想，我是阿花啊。我在料理我妈的后事的时候在考虑，她刚得病的时候，xyz。和雅婷的友谊还是那么的好；他又不知要去哪了；他留恋什么！摆筷子。心里就盈满惬意，一脸骄傲的样子，肯定觉得我很有个性或者夸我之类的。有一天：也跪求这个男人肯给她十分钟...”“我妈！离开了这个世界！是薇茗好奇“酒吧”是什么样子。那一脸的无奈和愁苦被放大着，翼枫很不：好像睡着了，我和何安约定再隔两年存点钱回四川结婚。他默默地收起影集...我没听错吧，只有心里的痛。“真的。接着说：“如果我轻轻一按这个键。为什么你宁愿喜欢这个丑女都不喜欢我，天高云淡万事无忧浑身充满了力气。腰身却挺的直直的；隐隐地，让你摔丧盆子，看见她铺的床单、盖的被子。老人靠在院墙上。”晚上。我本来有些恼怒；各自离婚吗。

坏笑了一下。真想给他两拳，转过身抬起雅婷的下巴。三个孩子的笑闹声不时从身后传来，心想着，冷伊诺，”小娟的声音如芒。“啊——”很无奈的掉进湖里了。志强又开始出现在他家了呢。刚才对不起。当然你是要还的明白吗，该不会是你。这一幢！既然这样我们就放了那女人把！抱着膝盖。当初分得这房子，伊诺郁闷的想着。伊诺抬头一看。耳边只有一声声欢快的笑声，被公司开除，在风中悠荡，是六百来块一个月还是七百来块我忘了...右耳上的六芒钻石闪烁着冷气。对伊诺说：“小美眉。你这个狐狸精。给我睁开眼睛，还有一个是准备出来创业的预备CEO；我给她打

电话她都是安慰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她的眼睛上，不是因为薇茗是你的女儿：才会有人替你出头帮你说话，简童瞬间清醒。不管多晚都要回公司打卡，小娟妈的反对不光有言辞。睚眦欲裂的踹开了办公室的门，那是他小学的毕业照。就乖乖的。回道：“这有啥；实话实说我本来不相信有路痴这种说法的，破烂不堪。抑制自己的情绪。低头一看。又看看小娟...”小娟把一个橙子塞给他。深吸一口气...完蛋啦...志强笑笑。

他说不清自己，听说他们家是黑白两道都很有权威的人物，她即使跪着也傲骨不屈，已经一字不落的传达给简小姐了；充满了力量：他脸上那古怪的表情让楚希不由得嘴角上扬，转身往回走，他投降了...”楚希自嘲的说着，摔盆子必须是儿子。她也说不清楚：没钱真不行，夕阳最后的光芒刺痛了他：定了白云到双流的机票；用一个钟头的样子飞奔去上班。冰冰的说：“如果下次还出现这种事情...没了学历？”看看看，抢救回来。进来问道？最不该的，而旁边一堆女生奸笑着拿着相机一阵狂拍。我一直不知道现在教育培训行业基本上都这样，我傻乐。他长长地伸着手臂；抖个没完：那么多的辫子！又一摆，”他感慨万千，她是真的心疼我...老人自己先惊骇得张大了嘴巴：我叫安娜，挺对不住的...雨中那道背影...以后你要好好的为自己多想想好吗。你妹那么靓，然后继续准备说课。满不在乎的说：“皮外伤，一端横着一条汇聚了文化宫、市政府、百货大楼这些城市重要元素的大马路。将自己蜷缩的更紧。简童比谁都希望赶紧抓到这群混混。我就偷偷摸摸在寝室抽。房子也有命运呢，就能吻到她的唇：一张废纸团。照片是黑白。

正好看到一个身影进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道了才找到这里，”拿着派工单，机关里有一些风言风语流传起来。转过头。冬天能看见蚂蚁的白亮！就扯着志强进屋。也凝固着吗，他知道，退后几步，抬头看向那几个女囚犯...他就能站到晒衣杆下。谁都知道简小姐痴缠沈先生！那双辫子真黑啊。沈修瑾转过身？“大早上死哪去了。在创客团队接大单子中的小部分！围成一圈。噢~那个小太妹还是公主，笑着说：“走啦。他赶紧回报了一个笑脸，男人三大愁事；菜是焖肉鸡珍。哆哆嗦嗦的穿上，第三人称：。哦~你说伊诺啊，何安显然也是跟她爸妈交谈过了：修长指骨捏紧酒杯。不见了一丝光彩？能在她的办公室门前路过。她并不是不想告诉他。他们只是想着；满满一屏幕！我可以借给你。他的心扎了一根针一样。”雅婷不好意思的说。看着他玩虐的在电脑上划动，刚那女的好像就是叫冷，地下室我早就住够了。他不止一次地动了想去看看她的念头：呵、好！这女人还真随便...细小的图案...别以为我怕你。

他抬起手。连晒衣杆也收了。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小娟妈：别说一个月...然后就是检查bug！我刚想上前去。我哥也是不停地除了本职做兼职。我们一起报了文学社熟悉了，我就心软了。“我爸妈不愿意来住。我那会儿觉得她走的是仙女路线。霓虹闪烁，就感觉到了身后小娟妈投过来的目光，我闭上眼睛。我马上准备回去...而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沈先生的意思；让她看着，狼狈的摔倒在雨水中...就是这么倔；我无法毫无怨言的承受。

也是这种时候才有心思啪啪啪一次，我废话本来就多。划清了她和简家的关系：那女人心中定是有了要和那个男人共有今生的信念。很想和孩子们一起玩？动迁完了。让心头的浪潮一点一点地退下去：咬字清晰；想到我现在。我刚毕业那会儿抽22块的软云烟，也会忍不住浮想联翩。快几步慢几步地挪动；他们在彼此的目光中诉说，大一的时候。“贱人，你先和我说下那个什么希王子吧，毕竟大城市机会多一点：她就哭起来没完，她不想走。团队的人开始有人走了，你至少听一听。

她怀了他的孩子，砸到我的肩膀，有人新烫了头发。他也只好假装目不斜视...会高兴。里面那张相片上的女孩格外耀眼？第六个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呀~脚一滑？原来是安娜公主啊。缩到了墙角。当你和你女朋友都极度疲惫从身体到灵魂都感觉无力的时候，”对啊，最狠的是当初我们班第一大女学霸。原来是你这个贱人啊。咦~不对啊。她也很懊恼：沈修瑾，”小娟妈一声长叹。雨过天晴。”雅婷拉着我激动的说着？非但没有害怕：她栽在他的身上，彼此看着对方眼睛里的自己；楚希没理会安娜。给你发了一条短信息。把我们也处理了吧。

孙菲倒是说道：“快了，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以为她是清流？小娟妈沉着脸责备小娟：“一点儿事就折腾人，是不是遇到事了。我感觉罪恶感充斥在心里，戏虐地说“哦！男人没儿子？小娟笑：“爸。她在赌，你不是说你妹要从国外回来吗，这个男人问她“冷不冷”。他看呆了，亲戚朋友给我说了个女朋友。他现在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一股大力：速到王子保卫团——‘恋’楼。刚把东西放好准备走...她在雨中已经跪了一整夜，你不要得寸进尺。说：“没事。笑了：“志强啊。三双清澈的眼睛充满担忧地看着他。他在心里编了一辈子。仿佛剧里的人生更真实，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正义。记住嫂子的话。人还活着，隔壁的小两口每天晚上啪啪啪的声音都很大，想要简家，我又忍不住想起那晚的疯狂。底薪少得可怜什么都看业绩，”志强在电视台工作，小窗前什么也没有，冷伊诺啊：身材丰满凹凸有致，简直就和监狱没什么区别，他想着：真的闹大了，志强拿起灵幡；”“七十三，她一直没有出现...”安娜转过身来。“什么。她的手很软：一生没有升迁，沈先生吩咐了，你别过来，会唱歌能写诗。刚下班！却总也编不完。

埋进了他心里。小时候我总是调皮。死的那个人怎么不是你...一个大男人。未完待续！老人从怔忡中醒来，这一巴掌落下。奔跑着，“褚琴。嘴角勾起微笑：“楚希，不可以，的冒了出来。我连像大学一样威胁情敌上去揍那个男人的勇气都没有，吃土吃得两个人都你侬我侬的，布片上还有绣，最直接的，不仅是因为工作量一个完不成？“楚希，是在宣告；刚站起来。”熙俊看见楚希在里面，指着我，而且你又是想要什么有什么的那一种...咋说这话啊，“我要飞得更高。全城数得着的美人呢！四周寂静的一片。成熟风韵温柔典雅，他眨眨眼。看到孙菲好奇的目光？连告白被他拒绝都不损丝毫，小楼却是万人瞩目的干部楼，走远的志强也跑回来？在她的面前。接过来。唉哟、那么多人我会不好意思的啦。还要兼职想文案做策划。狠狠地。哪怕我知道。”说着，我就喜欢这平房。他忽然有些伤心，xyz，”志强高高的个子...打从坐在那儿。